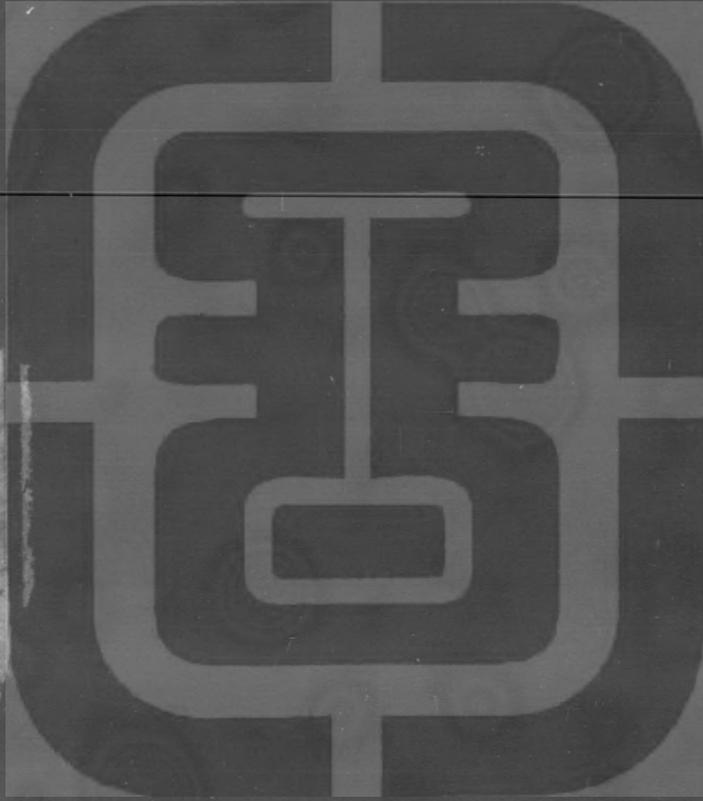


三國志



三國志目錄下

晉平陽侯相陳壽撰

吳書

卷第一

孫堅

孫策

卷第二

吳主孫權

卷第三

孫亮

孫休

孫皓

卷第四

劉繇

子基

太史慈

士燮 子徽

燮弟澹

燮子匡

卷第五 妃嬪

孫破虜吳夫人 夫人弟景

吳主權謝夫人

權徐夫人 祖父真真子瑒

權步夫人

權王夫人

權王夫人

權潘夫人

孫亮全夫人

孫休朱夫人

孫和何姬

孫皓滕夫人

卷第六 宗室

孫靜 子瑜 弟象

孫賁 子鄰

孫輔

孫翊 弟 弟 弟

孫匡

孫韶

孫相

卷第七

張昭 子承 休弟子奮

顧雍 子 弟 子 諱 和

諸葛瑾 少子融

步騭 少子 闡

卷第八

張紘 子女 玄子尚

嚴峻 妻 公 玄

程秉 徵崇

闕澤 子 固

薛綜 子 翊 登

卷第九

周瑜

魯嘉

呂蒙

卷第十

卷程普

蓋

韓當

欽

周泰

武

董襲

寧

凌統

璋

丁奉

盛

卷第十一

朱治

然

呂範

桓

卷第十二

虞翻

績

張溫

統

陸瑁

粲

朱據

卷第十三

陸遜

子抗

卷第十四

吳王五子

孫登

慮

孫和

霸

孫奮

卷第十五

賀齊

琮

呂岱

離

卷第十六

卷第十六

潘濬

陸胤

陸胤

卷第十七

是儀

徐詳

胡綜

卷第十八

吳範

趙達

劉惔

卷第十九

諸葛恪

孫峻 留贊

滕胤

孫綝

濮陽興

卷第二十

王蕃

賀邵

華覈

樓玄

韋曜

大明萬曆二十四年南京國子監鑄板

祭酒馮夢禎 司業黃汝良

學錄石可大 典籍馬遷

校正

監刻

學錄百何大 典錄異
祭國書夢蘇 同業黃志良
大開高齊二十四年南京國子監

華顯

賈酒

王森

草部

數

三國志目錄下

孫破虜討逆傳第一

吳書

國志四十六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吳書曰堅世仕吳家于富春葬于城東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于天曼延數里眾皆往觀視父老相謂曰是非凡氣孫氏其興矣及母懷妊堅夢腸出繞吳閭門寤而懼之以告鄰母鄰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堅生容貌不凡性闊達好竒節

少為縣吏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會海賊胡玉等從艚里上掠取賈人財物方于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圖也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拍麾若分部人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為官兵捕之即委財物散走堅追斬得一級以還父大驚由是顯聞

萬曆二十四年刊

吳志一

府召署假尉會稽妖賊許昌起于句章自稱陽明皇帝

靈帝紀曰昌以其父爲越主也

與其子韶扇動諸縣衆以萬數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是歲熹平元年也刺史臧旻列上功狀詔書除堅鹽漬丞數歲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

江表傳曰堅歷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舊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撫待養有若子弟焉

中平元年黃巾賊帥張角起于魏郡託有神靈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潛相連結自稱黃天泰平三月甲子三十六萬一旦俱發天下響應燔燒郡縣殺害長吏

獻帝春秋曰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榮稱人公將軍

漢遣車騎將軍皇甫高中郎將朱儁將兵討擊之儁表請堅爲佐軍司馬鄉里少年隨在下邳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許人與儁并力奮擊所向無前

吳書曰堅乘勝深入於西華矢利堅被創墮馬臥草中軍衆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倍地呼鳴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堅還營十數日創少愈乃復出戰

汝穎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登城先入衆乃蟻附遂大破之儁具以狀聞上拜堅別部司馬

續漢書曰儁字公偉會稽人少好學爲郡功曹察孝廉舉進士漢朝以討黃巾功拜車騎將軍累遷河南尹董卓見儁外甚親納而心忌之儁亦陰備焉關東兵起卓議移都儁輒止卓卓雖憚儁然貪其名重乃表拜太僕以自副儁

被召不肯受拜因進曰國不宜遷必孤天下望成山東之
結臣不見其可也有司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徒
事而君陳之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臣
之所急也辭所不堪進臣所急臣之所宜也有司曰遷都
之事初無此計也就有未露何所受聞儁曰相國董卓為
臣說之臣聞之於相國有司不能屈朝廷稱服焉後為太
尉李傕郭汜相攻劫質天子公卿儁性剛即發病而卒

邊章韓遂作亂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三年遣司
空張溫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
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對應不順堅時
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鳴張大詆宜以召不時至
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之間今日殺之西行

無依堅曰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
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
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
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斬斬以示威者也是
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虧
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舉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
起出章遂聞大兵向至黨衆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
臨敵不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息拜堅
議郎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衆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
為長沙太守到郡親率將士施設方略旬月之間克破星等
魏書曰堅到郡郡中震服任用良吏勅吏曰謹遇良善治
官曹文書必循治以盜賊付太守

周朝郭石亦帥徒衆起於零桂與星相應遂越境尋討三郡
肅然漢朝錄前後功封堅烏程侯

吳錄曰是時廬江太守陸康從子作宜春長爲賊所攻遣
使求救於堅堅整嚴救之主簿進諫堅答曰太守無文德
以征伐爲功越界攻討以全異國以此獲罪何媿海內乎
乃進兵往救賊聞而走

靈帝崩卓擅朝政橫恣京城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
江表傳曰堅聞之拊膺歎曰張公昔從吾言朝廷今無此
難也

堅亦舉兵荊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

案王氏譜叡字通耀晉太保祥伯父也 吳錄曰叡先與
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叡舉兵欲討卓素

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案行
使者光祿大夫溫毅檄移堅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
上堅卽承檄勒兵襲叡叡聞兵至登樓望之遣問欲何爲
堅前部答曰兵久戰勞苦所得賞不足以爲衣服詣使君
更乞資直耳叡曰刺史豈有所吝便開庫藏使自入視之
知有所遺不兵進及樓下叡見堅驚曰兵自來賞孫府君
何以在其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叡曰我何罪堅曰坐無
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

比至南陽衆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若

英雄記曰咨字子議潁川人亦知名 獻帝春秋曰袁術

表堅假中郎將堅到南陽移檄太守請軍糧咨以問綱紀
綱紀曰堅鄰郡二千石不應調發咨遂不與

堅以牛酒禮咨咨明日亦答詣堅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堅前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資不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欲去兵陳四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不時討請收出案軍法從事便牽咨於軍門斬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

吳歷曰初堅至南陽咨既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堅欲進兵恐有後患乃詐得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祝山川遣所親人說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聞之心利其兵即將步騎五六百人詣營省堅堅臥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按劔罵咨遂執斬之此語與本傳不同

前到魯陽與袁術相見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公仇稱將兵從事還州

督促軍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勅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士衆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

英雄記曰初堅討董卓到梁縣之陽人卓亦遣兵步騎五千迎之陳郡太守胡軫爲大督護呂布爲騎督其餘步騎將校都督者甚衆軫字文才性急預宣言曰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諸將聞而惡之軍到廣成去陽人城數十里日暮士馬疲極當止宿又本受卓節度宿廣成秣馬飲食以夜進兵投曉攻城諸將惡憚軫欲賊敗其事布等宣言陽人城中賊已走當追尋之不然失之矣便夜

進軍城中守備甚設不可掩襲於是吏士饑渴人馬甚疲
且夜至又無壘壘釋甲休息而布又宣言相驚云城中賊
出來軍眾擾亂奔走皆棄甲失鞍馬行十餘里定無賊會
天明便還拾取兵器欲進攻城城守已固穿壘已深軫等
不能攻而還

堅移屯梁東大爲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
赤罽幘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車騎爭逐茂故堅從間
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間燒著因伏草中卓騎望見
圍繞數重定近覺是柱乃去堅復相收兵合戰於陽人大破
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是時或問堅於術術懷疑不運軍糧
江表傳曰或謂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爲除狼而得
虎也故術疑之

陽人去魯陽百餘里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
顧上爲國家討賊下爲將軍家門之私讐堅與卓非有骨肉
之怨也而將軍受譖潤之言還相嫌疑

江表傳載堅語曰大勲垂捷而軍糧不繼此吳起所以歎
泣於西河樂毅所以遺恨於垂成也願將軍深思之

術蹶踏卽調發軍糧堅還屯卓憚堅猛壯乃遣將軍李傕等
來求和親令堅列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
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
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拒維九十里

山陽公載記曰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敗數矣皆畏孤
無能爲也惟孫堅小鷙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忌之孤
昔與周慎西征慎圍邊韓於金城孤語張溫求引所將兵

爲慎作後駐溫不聽孤時上言其形勢知慎必不克臺今
有本末事未報溫又使孤討先零叛羌以爲西方可一時
蕩定孤皆知其不然而不得止遂行留別部司馬劉靖將
步騎四千屯安定以爲聲勢叛羌更還欲截歸道孤小擊
輒開畏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不知但靖也
時又上章言狀而孫堅隨周慎行謂慎求將萬兵造金城
使慎以二萬作後駐邊韓城中無宿穀當於外運畏慎大
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曹用必還羌
谷中涼州或能定也溫旣不能用孤慎又不用堅自攻金
城壞其外垣馳使語溫自以克在旦夕溫時亦自以計中
也而渡遼兒果斷蔡園慎棄輜重走果如孤策臺以此封
孤都鄉侯堅以佐軍司馬所見與人同自爲可耳艾曰堅

雖時見計故自不如李傕郭汜聞在美陽亭北將千騎步
與虜合殆死亡失印綬此不爲能也卓曰堅時烏合義從
兵不如虜精且戰有利鈍但當論山東大勢終無所至耳
艾曰山東兒驅略百姓以作寇逆其鋒不如人堅甲利兵
疆弩之用又不如人亦安得久卓曰然但殺二袁劉表孫
堅天下自服從孤耳

卓尋徙都西入關焚燒雒邑堅乃前入至雒修諸陵平塞卓
所發掘

江表傳曰舊京空虛數百里中無煙火堅前入城惆悵流
涕 吳書曰堅入洛埽除漢宗廟祠以太牢堅軍城南甄
官井上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有敢汲堅令人入井探
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旣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

五龍上一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
散堂璽者以投井中 山陽公載記曰袁術將僭號聞堅
得傳國璽乃拘堅夫人而奪之 江表傳曰案漢獻帝起
居注云天子從河上還得六璽於閣上又太康之初孫皓
送金璽六枚無有玉明其僞也 虞喜志林曰天子六璽
者文曰皇帝之璽皇帝行璽皇帝信璽天子之璽天子行
璽天子信璽此六璽所封事異故文字不同 獻帝起居
注云從河上還得六玉璽於閣上此之謂也傳國璽者乃
漢高祖所佩秦皇帝璽世世傳受號曰傳國璽案傳國璽
不在六璽之數安得摠其說乎 應氏漢宮皇甫世紀其
論六璽文義皆符漢宮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康
永昌二字爲錯未知兩家何者爲得金玉之精率有光氣

加以神器祕寶輝耀益彰蓋一代之奇觀將來之異聞而
以不解之故彊謂之僞不亦誣乎陳壽爲破虜傳亦除此
說俱惑起居注不知六璽殊名與傳國爲七者也吳時無
能刻玉故天子以金爲璽璽雖以金於文不異吳降而送
璽者送天子六璽曩所得玉璽乃古人遺印不可施用天
子之璽今以無有爲難不通其義者耳 臣松之以爲孫
堅於興義之中最有忠烈之稱若得漢神器而潛匿不言
此爲陰懷異志豈所謂忠臣者乎吳史欲以爲國華而不
知損堅之令德如其果然以傳子孫縱非六璽之數要非
常人所畜孫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璽而寶藏傳國也受
命于天奚取于歸命之堂若如喜言則此璽今尚在孫門
匹夫懷璧猶曰有罪而況斯物哉

訖引軍還住魯陽

吳錄曰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彊大表紹遣會稽周騶爲豫州刺史來襲取州堅慨然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勦力乎言發涕下騶字仁明周昕之弟也會稽典錄曰初曹公興義兵遣人要騶騶卽收合兵衆得二千人從公征伐以爲軍師後與堅爭豫州屢戰失利會次兄九江太守昂爲表術所攻騶往助之軍敗還鄉里爲許貢所害

初平三年術使堅征荊州擊劉表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爲祖軍士所射殺

典略曰堅悉其衆攻表表閉門夜遣將黃祖潛出發兵祖

將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走竄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

部兵從竹木間暗射堅殺之吳錄曰堅時年三十七

英雄記曰堅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又云劉表將呂

公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山討公公兵下石中堅頭應時腦出物故其不同如此也

兄子賁帥將士衆就術術復表賁爲豫州刺史堅四子策權

翊匡權既稱尊號謚堅曰武烈皇帝

吳錄曰尊堅廟曰始祖墓曰高陵志林曰堅有五子策

權翊匡吳氏所生少子朗庶生也一名仁

策字伯符堅初興義兵策將母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

江表傳曰堅爲朱儁所表爲佐軍留家著壽春策年十餘

歲已交結知名聲譽發聞有周瑜者與策同年亦英達夙
成聞策聲聞自舒來造焉便推結分好義同斷金勸策徒
居舒策從之

堅薨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

魏書曰策當嗣侯讓與弟匡

徐州牧陶謙深忌策策舅吳景時爲丹楊太守策乃載母徙
曲阿與呂範孫河俱就景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興平元年從
袁術術甚竒之以堅部曲還策

吳歷曰初策在江都時張紘有母喪策數詣紘咨以世務
曰方今漢祚中微天下擾攘英雄雋傑各擁衆營私未有
能扶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功業未遂卒爲
黃祖所害策雖暗稚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

就舅氏於丹陽收合流散東據吳會報讎雪恥爲朝廷外
藩君以爲何如紘答曰旣素空劣方居衰絰之中無以奉
贊盛略策曰君高名播越遠近懷歸今日事計決之於君
何得不紆慮啓告副其高山之望君微志得展血讎得報
此乃君之勲力策心所望也因涕泣橫流顏色不變紘見
策忠壯內發辭令慷慨感其志言乃答曰昔周道陵遲齊
晉並興王室已寧諸侯貢職今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之
名若投丹楊收兵吳會則荆揚可一讎敵可報據長江奮
威德誅除羣穢匡輔漢室功業侔於柏文豈徒外藩而已
哉方今世亂多難若功成事立當與同好俱南濟也策曰
一與君同符合契同有永固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
委付於君策無復回顧之憂 江表傳曰策徑到壽春見

袁術涕泣而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勲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貴異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術謂策曰孤始用貴舅爲丹楊太守賢從伯陽爲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召募策遂詣丹楊依舅得數百人而爲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

太傅馬日磾杖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蕤張勳皆傾心敬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廐策拍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爲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策爲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楊陳紀後

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策昔曾詣康康不見使主簿接之策嘗銜恨術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爲太守策益失望先是劉繇爲揚州刺史州舊治壽春壽春術已據之繇乃渡江治曲阿時吳景尚在丹陽策從兄賁又爲丹陽都尉繇至皆迫逐之景賁退舍歷陽繇遣樊能于麋陳橫屯江津張英屯當利口以距術術自用故吏琅邪惠衢爲揚州刺史更以景爲督軍中郎將與賁共將兵擊英等連年不克策乃說術乞助景等平定江東

江表傳曰策說術云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殺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匡濟漢室術

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故許之

術表策爲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數百人比至歷陽衆五六千策毋先自曲阿徙於歷陽策又徙母阜陵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而軍令整肅百姓懷之

江表傳曰策渡江攻繇牛渚營盡得邸閣糧穀戰具是歲興平二年也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笮融依繇爲盟主禮據秣陵城融屯縣南策先攻融融出兵交戰斬首五百餘級融即閉門不敢動因渡江攻禮禮突走而樊能于麋等復合衆襲奪牛渚屯策聞之還攻破能等獲男女萬餘人復下攻融爲流矢所中傷股不能乘馬因自輿還牛渚營

或叛告融曰孫郎被箭已死融大喜卽遣將於茲鄉策遣步騎數百挑戰設伏於後賊出擊之鋒刃未接而偽走賊追入伏中乃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策因往到融營下令左右大呼曰孫郎竟云何賊於是驚怖夜遁融聞策尚在更深溝高壘繕治守備策以融所屯地勢險固乃舍去攻破繇別將於海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

策爲人美姿顏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爲致死劉繇棄軍逃遁諸郡守皆捐城郭奔走

江表傳曰策時年少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爲孫郎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鼠伏山草及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詣

軍劉繇既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遣將陳寶詣阜陵迎母及弟發恩布令告諸縣其劉繇窄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彊也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形勢轉盛

吳人嚴白虎等衆各萬餘人處處屯聚吳景等欲先擊破虎等乃至會稽策曰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東治乃攻破虎等

吳錄曰時有烏程鄒他錢銅及前合浦太守嘉興王晟等各聚衆萬餘或數千引兵撲討皆攻破之策母吳氏曰晟與故父有升堂見妻之分今其諸子兄弟皆已梟夷獨餘一老翁何足復憚乎乃舍之餘咸族誅策自討虎虎高壘

堅守使其弟輿請和許之輿請獨與策會面約既會策引白刃斫席輿體動策笑曰聞卿能坐躍勦捷不常聊戲卿耳輿曰我見刃乃然策知其無能也乃以手戟投之立死輿有勇力虎衆以其死也甚懼進攻破之虎奔餘杭投許昭於虜中程普請擊昭策曰許昭有義於舊君有誠於故友此丈夫之志也乃舍之 臣松之案許昭有義於舊君謂濟盛憲也事見後注有誠於故友則受嚴白虎也

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爲丹楊太守以孫賁爲豫章太守分豫章爲廬陵郡以賁弟輔爲廬陵太守丹楊朱治爲吳郡太守彭城張昭廣陵張紘秦松陳端等爲謀主

江表傳曰策遣奉正都尉劉由五官掾高承奉章詣許拜

獻方物

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絕之

吳錄載策使張紘爲書曰蓋上天垂司過之星聖王建敢諫之鼓設非謬之備急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無不悚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感頃聞建議復欲追遵前圖卽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憮然想是流妄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之舉義兵也天下之士所以響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后弘農王畧丞宮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聞聲慕義神武外振卓遂內殲元惡旣斃幼主東顧俾保傳宣命欲令諸軍振旅於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齊劉表稱亂南荆公孫瓚包徠北幽劉繇波力江濱劉備爭盟淮隅是以未獲承命

夔弓戢戈也今備繇旣破操等飢餒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自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宜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由興矣幼主非有惡於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脅於彊臣若無過而奪之懼未合於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與亦猶未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攘臂同心而疾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悍之虜所以斯須游魂也今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便戰鬪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我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足取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鳥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因民困梓

於桀紂之政毒苦於秦莽之役故能芟去無道致成其志
今天下非患於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卒然登
卽尊號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誰不欲焉義
不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
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異五也幼主岐嶷若除其偏
去其鯁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成之盛自受旦奭之
美此誠所望於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改異猶望推宗室
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以固漢宗皆所以書功
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無窮垂聲管絃捨而不爲爲其難者
想明明之素必所不忍六也五世爲相權之重勢之盛天
下莫得而比焉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家之
躋頓念社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忽

履道之節而彊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
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盍
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不詳察者也所
貴於聖哲者以其審於機宜慎於舉措若難圖之事難保
之勢以激羣敵之氣以先衆人之心公義旣不可私計又
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惑於圖緯而牽非類比合文
字以悅所事苟以阿上惑衆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未嘗
無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九也九者尊明所見之餘耳庶
備起予補所遺忘忠言逆耳幸留神聽 典略云張昭之
辭臣松之以爲張昭雖名重然不如絃之文也此書必絃
所作

曹公表策爲討逆將軍封爲吳侯

江表傳曰建安二年夏漢朝遣議郎王輔奉戊辰詔書曰董卓逆亂凶國害民先將軍堅念在乎討雅意未遂厥美著聞策遵善道求福不回今以策爲騎都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守又詔勅曰故左將軍袁術不顧朝恩坐創凶逆造合虛僞欲因兵亂詭詐百姓聞其言以爲不然定得使持節平東將軍領徐州牧溫侯布上術所造惑衆妖妄知術鴟梟之性遂其無道修治王宮署置公卿郊天祀地殘民害物爲禍深酷布前後上策乃心本朝欲還討術爲國効節乞加顯異夫懸賞俟功惟勤是與故便寵授承襲前邑重以大郡榮耀兼至是策輸力竭命之秋也其亟與布及行吳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瑀戮力一心同時赴討策自以統領兵馬但以騎都尉領郡爲輕欲得將軍號及使

人諷輔輔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是時陳瑀屯海西策奉詔治嚴當與布瑀參同形勢行到錢塘瑀陰襲圖策遣都尉萬演等密渡江使持印傳三十餘細賊與丹陽宣城涇陵陽始安黠歙諸險縣大帥祖郎焦已及吳郡烏程嚴白虎等使爲內應伺策軍發欲攻取諸郡策覺之遣呂範徐逸攻瑀於海西大破瑀獲其吏士妻子四千人 山陽公載記曰瑀軍騎走冀州自歸袁紹紹以爲故安都尉 吳錄載策上表謝曰臣以固陋孤持邊陲陛下廣播高澤不遺細節以臣襲爵兼典名郡仰榮寵顧所不克堪興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於吳郡曲阿得袁術所呈表以臣行殄寇將軍至被詔書乃知詐擅雖輒捐廢猶用悚悸臣年十七喪失所怙懼有不任堂構之鄙以忝析薪之戒誠無去

病十八建功世祖列將弱冠佐命臣初領兵六年未弱冠雖
驚懦不武然思竭微命惟術狂惑爲惡深重臣憑威靈奉
辭罰罪庶必獻捷以報所授 臣松之案本傳云孫堅以
初平三年卒策以建安五年卒策死時年二十六計堅之
亡策應十八而此表云十七則爲不符張璠漢記及吳歷
並以堅初平二年死此爲是而本傳誤也 江表傳曰建
安三年策又遣使貢方物倍於元年所獻其年制書轉拜
討逆將軍改封吳侯

後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將其衆欲就策廬江太守劉
勳要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策聞之僞與勳好盟勳新得
術衆時豫章上繚宗民萬餘家在江東策勸勳攻取之勳既
行策輕軍晨夜襲拔廬江勳衆盡降勳獨與麾下數百人自

曹公

江表傳曰策被詔勅與司空曹公衛將軍董承益州牧劉
璋等并力討表術劉表軍嚴當進會術死術從弟胤女婿
黃猗等畏懼曹公不敢守壽春乃共舁術棺柩扶其妻子
及部曲男女就劉勳於皖城勳糧食少無以相振乃遣從
弟偕告糴於豫章太守華歆歆郡素少穀遣吏將偕就海
昏上繚使諸宗帥共出三萬斛米以與偕偕往歷月纔得
數千斛偕乃報勳具說形狀使勳來襲取之勳得偕書使
潛軍到海昏邑下宗帥知之空壁逃匿勳了無所得時策
西討黃祖行及石城聞勳輕身詣海昏便分遣從兄貢輔
率八千人於彭澤待勳自與周瑜率二萬人步襲皖城卽
克之得術百工及鼓吹部曲三萬餘人并術勳妻子表用

汝南李術爲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皆徙所得人
東詣吳賁輔又於彭澤破勳勳走入楚江從尋陽步上到
置馬亭聞策等已克皖乃投西塞至沂築壘自守告急於
劉表求救於黃祖祖遣太子射船軍五千人助勳策復就
攻大破勳勳與偕北歸曹公射亦遁走策收得勳兵二千
餘人船千艘遂前進夏口攻黃祖時劉表遣從子虎南陽
韓晞將長矛五千來爲黃祖前鋒策與戰大破之 吳錄
載策表曰臣討黃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劉
表遣將助祖並來趣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領江夏太
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領桂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將呂範
領零陵太守行蕩寇中郎將程普行奉業校尉孫權行先
登校尉韓當行武鋒校尉黃蓋等同時俱進身跨馬操陳

手擊急鼓以齊戰勢吏士奮激踊躍百倍心精意果各競
用命越渡重溼迅疾若飛火放上風兵激煙下弓弩並發
流矢雨集日加辰時祖乃潰爛鋒刃所截焱火所焚前無
一生寇惟祖迸走獲其妻息男女七人斬虎狼韓晞已下二
萬餘級其赴水溺者一萬餘口船六千餘艘財物山積雖
表未禽祖宿狡猾爲表腹心出作爪牙表之鷓張以祖氣
息而祖家屬部曲掃地無餘表孤特之虜成鬼行尸誠皆
聖朝神武遠振臣討有罪得效微勤
是時表紹方彊而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
吳歷曰曹公聞策平定江南意甚難之常呼制兒難與爭
鋒也

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爲子章取賁女皆禮辟策弟權

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建安五年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漢帝

吳錄曰時有高岱者隱於餘姚策命出使會稽丞陸昭送之策虛已候焉聞其善左傳乃自玩讀欲與論講或謂之曰高岱以將軍但英武而已無文學之才若與論傳而或云不知者則其言符矣又謂岱曰孫將軍爲人惡勝已者若每問當言不知乃合意耳如皆辨義比必危殆岱以爲然及與論傳或答不知策果怒以爲輕已乃囚之知交及時人皆露坐爲請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填滿策惡其收衆心遂殺之岱字孔文吳郡人也受性聰達輕財貴義其友士拔奇取於未顯所友八人皆世之英偉也太守盛憲以爲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求救

於陶謙謙未卽救岱憔悴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爲出軍以書與貢岱得謙書以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大小皆爲危竦以貢宿忿往必見害岱言在君則爲君且母在牢獄期於當往若得入見事自當解遂通書自白貢卽與相見才辭敏捷好曰陳謝貢登時出其母岱將見貢語友人張允沈曙令豫具舩以貢必悔當追逐之出便將母乘船易道而逃貢須臾遣人追之令追者若及於船江上便殺之已過則止使與岱錯道遂免被誅時年三十餘江表傳曰時有道士琅邪干吉先寓居東方往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治病吳會人多事之策嘗於郡城門樓上集會諸將賓客吉乃處服杖小函漆畫之名爲仙人鐔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

之二下樓迎拜之掌賓者禁呵不能止策卽令收之諸事
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母請救之母謂策曰干先生亦助
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衆心
遠使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盡委策下樓拜之不可不
除也諸將復連名通白事陳乞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爲交
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嘗著絳帕頭鼓琴燒香
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爲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
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錄勿復費紙筆也卽催斬之縣首
於市諸事之者尚不謂其死而云尸解焉復祭祀求福
志林曰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師干吉所得神書於
曲陽泉水上白素朱界號太平青領道凡百餘卷順帝至
建安中五六十歲干吉是時近已百年年在耄悼禮不加

刑又天子巡狩問百年者就而見之敬齒以親愛聖王之
至教也吉罪不及死而暴加酷刑是乃謬誅非所以爲美
也喜推考相王之薨建安五年四月四日是時曹袁相攻
未有勝負案夏侯元讓與石威則書袁紹破後也書云授
孫賁以長沙業張津以零桂此爲相王於前亡張津於後
死不得相讓譬言津之死意矣臣松之案太康八年廣州
太中正王範上交廣二州春秋建安六年張津猶爲交州
牧江表傳之虛如志林所云 搜神記曰策欲渡江襲許
與吉俱行時大旱所在熇厲策催諸將士使速引船或身
自早出督切見將吏多在吉許策因此激怒言我爲不如
干吉邪而先趨務之便使收吉至呵問之曰天旱不雨道
塗艱澁不時得過故自早出而卿不同憂戚安坐船中作

鬼物態敗吾部伍今當相除令人縛置地上暴之使請雨
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不爾行誅俄而雲氣上蒸膚
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摠至溪澗盈溢將士喜悅以爲吉
必見原並往慶慰策遂殺之將士哀惜共藏其尸天夜忽
更興雲覆之明旦往視不知所在 案江表傳搜神記干
吉事不同未詳孰是

策殺貢貢小子與客亡匿江邊策單騎出卒與客遇客擊傷
策

江表傳曰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登卽瑀之從兄子也策
前西征登陰復遣間使以印綬與嚴白虎餘黨圖爲後害
以報瑀見破之辱策歸復討登軍到丹徒須待運糧策性

好獵將步騎數出策驅馳逐鹿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
及初吳郡太守許貢上表於漢帝曰孫策驍雄與項籍相
似宜加貴寵召還京邑若被詔不得不還若放於外必作
世患策候吏得貢表以示策策請貢相見以責讓貢貢辭
無表策卽令武士絞殺之貢奴客潛民間欲爲貢報讎獵
日卒有三人卽貢客也策問爾等何人答云是韓當兵在
此射鹿耳策曰當兵吾皆識之未嘗見汝等因射一人應
弦而倒餘二人怖急便舉弓射 策中頗後騎尋至皆刺
殺之 九州春秋曰策聞曹公北征柳城悉起江南之衆
自號大司馬將北襲許恃其勇行不設備故及於難 孫
盛異同評曰凡此數書各有所失孫策雖威行江外略有
六郡然黃祖乘其上流陳登間其心腹且深險彊宗未盡

歸復曹表虎爭勢傾山海策豈暇遠師汝潁而遷帝於吳越哉斯蓋庸人之所鑒見况策達於事勢者乎又案袁紹以建安五年至黎陽而策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聞曹公與紹相拒於官渡謬矣伐登之言爲有證也 又江表傳說策悉識韓當軍士疑此爲詐便射殺一人夫三軍將士或有新附策爲大將何能悉識以所不識便射殺之非其論也又策見殺在五年柳城之役在十二年九州春秋垂錯尤甚矣 臣松之案傅子亦云曹公征柳城將襲許記述若斯何其踈哉然孫盛所譏未爲悉是黃祖始被策破魂氣未反但劉表君臣本無兼并之志雖在上流何辨規擬吳會策之此舉理應先圖陳登但舉兵所在不止登而已于時彊宗驍師祖郎嚴虎之徒禽滅已盡所餘山越蓋

何足慮然則策之所規未可謂之不暇也若使策志獲從大權在手淮泗之間所在皆可都何必畢志江外其當遷帝於揚越哉案魏武紀武帝以建安四年已出屯官渡策未死之前久與表紹交兵則國志所云不爲謬也許貢客無聞之小人而能感識恩遇臨義忘生率然奮發有侔古烈矣詩云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貢客其有焉

創甚請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至夜卒時年二十六

吳歷曰策旣被創醫言可治當好自將護百日勿動策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尚可復建功立事乎推几大言

創皆分裂須臾卒 搜神記曰策既殺于吉每獨坐彷彿
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有失常後治創方差而引鏡自
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再三因撲鏡大叫創皆崩
裂須臾而死

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桓王封子紹爲吳侯後改封上虞
侯紹卒子奉嗣孫皓時訛言謂奉當立誅死

評曰孫堅勇擊剛毅孤微發迹導溫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壯
之列策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竒取異志陵中夏然皆輕佻
果躁墮身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 而權尊崇未至
子止侯爵於義儉矣

孫盛曰孫氏兄弟皆明略絕羣創基立事策之由也自臨
終之日顧命委權夫意氣之間猶有刎頸況天倫之篤愛

豪達之英鑿書者名雖出于既往違情本之至實哉抑將
思虛盈之數而慎其名器者乎夫正本定名爲國之大防
社絕疑貳消釁之良謹是故魯隱矜義終致羽父之禍宋
宣懷仁卒有殤公之哀皆心存小善而不達經綸之圖未
譽當年而不思貽厥之謀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孫氏因擾攘之際得奮其縱橫之志業非積德之基邦無
磐石之固勢一則祿祚可終情乖則禍亂塵起安可不防
微于未兆慮難于將來壯哉策爲首事之君有吳開國之
主將相在列皆其舊也而嗣子弱劣析薪弗荷奉之則魯
桓田市之難作崇之則與夷子馮之禍興是以正名定本
使貴賤殊邈然後國無凌肆之責後嗣罔情忌之嫌羣情
絕異端之論不逞杜覬覦之心于情雖違于事雖儉至于

括囊遠圖永保維城可謂為之于其未有治之于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達乎

丙申正月二十五日校 夢禎

國志四十六

吳主傳第二

吳書

國志四十七

孫權字仲謀兄策既定諸郡時權年十五以為陽羨長

江表傳曰堅為下邳丞時權生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堅異之以為有貴象及堅亡策起事江東權常隨從性度弘朗仁而多斷好俠養士始有知名侔於父兄矣每參同計謀策甚奇之自以為不及也每請會賓客常顧權曰此諸君汝之將也

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漢以策遠脩職貢遣使者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試識之

建安四年從策征廬江太守劉勲勲破進討黃祖於沙羨

萬曆二十四年刊

吳志二

五年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師非欲違父時不得行也

臣松之按禮記曾子問子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鄭玄注曰周人卒哭而致事時有徐戎作難伯禽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昭所云伯禽不師蓋謂此也

況今姦宄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而揖盜未可以爲仁也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是時惟有會稽吳郡丹楊豫章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爲意未有君

臣之固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故委心而服事焉曹公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屯吳使丞之郡行文書事待張昭以師傳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爲將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始爲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

討不從命

江表傳曰初策表用李術爲廬江太守策亡之後術不肯專權而多納其亡叛權移書求索術報曰有德見歸無德見叛不應復還權大怒乃以狀白曹公曰嚴刺史昔爲公所用又是州舉將而李術凶惡輕犯漢制殘害州司肆其無道宜速誅滅以懲醜類今欲討之進爲國朝掃除鯨鯢退爲舉將報塞怨讎此天下達義夙夜所甘心術必懼誅復詭說求救明公所居阿衡之任海內所瞻願勅執事勿

復聽受是歲舉兵攻術於皖城術閉門自守求救於曹公
曹公不救糧食之盡婦女或丸泥而吞之遂屠其城梟術
首徙其部曲三萬餘人

七年權母吳氏薨

八年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還過豫
章使呂範平鄱陽會稽程普討樂安太史慈領海昏韓當周
泰呂蒙等爲劇縣令長

九年權弟丹楊太守翊爲左右所害以從兄瑜代翊

吳錄曰是時權大會官寮沈友有所是非令人扶出謂曰
人言卿欲反友知不得脫乃曰主上在許有無君之心者
可謂非反乎遂殺之友字子正吳郡人年十一華歆行風
俗見而異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逡巡却曰君子

講好會宴以禮今仁義陵遲聖道漸壞先生銜命將以裨
補先王之教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負薪救火無乃更
崇其熾乎歆慙曰自相靈以來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
者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辭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
又辯於口每所至衆人皆默然莫與爲對咸言其筆之妙
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權以禮聘旣至論王霸
之略當時之務權歛容敬焉陳荊州宜并之計納之正色
立朝清議峻厲爲庸臣所譖誣以謀反權亦以終不爲已
用故害之時年二十九

十年權使賀齊討上饒分爲建平縣

十二年西征黃祖虜其人民而還

十三年春權復征黃祖祖先遣舟兵拒軍都尉呂蒙破其前

鋒而凌統董襲等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亡走騎士馮
則追梟其首虜其男女數萬口是歲使賀齊討黔歛黔音伊
分歛爲始新新定

吳錄曰晉改新定爲遂安

犁陽休陽縣

吳錄曰晉改休陽爲海寧

以六縣爲新都郡荆州牧劉表死魯肅乞奉命弔表二子且
以觀變肅未到而曹公已臨其境表子琮舉衆以降劉備欲
南濟江肅與相見因傳權旨爲陳成敗備進住夏口使諸葛
亮詣權權遣周瑜程普等行是時曹公新得表衆形勢甚勝
諸議者皆望風畏懼多勸權迎之

江表傳載曹公與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旄麾南指劉琮

東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得書以
示羣臣莫不嚮震失色

惟瑜肅執拒之議意與權同瑜普爲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備
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公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饑疫死
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曹公遂北還留曹仁徐晃於江
陵使樂進守襄陽時甘寧在江陵爲仁黨所圍用呂蒙計留
凌統以拒仁以其半救寧軍以勝反權自率衆圍合肥使張
昭攻九江之當塗昭兵不利權攻城踰月不能下曹公自荆
州還遣張喜將騎赴合肥未至權退

十四年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權以瑜爲南
郡太守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備領荆州牧屯公
安

十五年分豫章爲鄱陽郡分長沙爲漢昌郡以魯肅爲太守屯陸口

十六年權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爲建業聞曹公將來侵作濡湏塢

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湏權與相拒月餘曹公望權軍歎其齊肅乃退

吳歷曰曹公出濡湏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從濡湏口入公軍諸將皆以爲是挑戰者欲擊之公曰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勅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妄發權行五六里迴還作鼓吹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

豚犬耳權爲牋與曹公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

下不死孤不得安曹公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

魏略曰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

偏重將覆權因迴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

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爲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

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

有皖城

十九年五月權征皖城閏月克之獲廬江太守朱光及叅軍

董和男女數萬口是歲劉備定蜀權以備已得益州令諸葛

瑾從求荊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荆

州與吳耳權曰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虛辭引歲遂置南三郡

長吏關羽盡逐之權大怒乃遣呂蒙督鮮于丹徐忠孫規等

兵二萬取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巴丘肥肥以禦關羽權住陸口為諸軍節度蒙到二郡皆服惟零陵太守郝普未下會備到公安使關羽將三萬兵至益楊權乃召蒙等使還助肅蒙使人誘普普降盡得三郡將守因引軍還與孫皎潘璋并魯肅兵並進拒羽於益陽未戰會曹公入漢中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權令諸葛瑾報更尋盟好遂分荆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備歸而曹公已還權反自陸口遂征合肥合肥未下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凌統甘寧等在津北為魏將張遼所襲統等以死扞權權乘駿馬越津橋得去

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鬚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是誰降人荅曰是孫會稽遼及樂進相遇言不早

知之急追自得舉軍歎恨

江表傳曰權乘駿馬上津橋

橋南已見徹文餘無版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權既得免即拜利都亭侯谷利者本左右給使也以謹直為親近監性忠果亮烈言不苟且權愛信之

二十一年冬曹公次于居巢遂攻濡須

二十二年春權令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公報使脩好普重結婚

二十三年十月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於凌亭

凌音凌亭反馬射虎

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却廢常從張世擊以戈獲之

二十四年關羽圍曹仁於襄陽曹公遣左將軍于禁救之會漢水暴起羽以舟兵盡虜禁等步騎二萬送江陵惟城未拔

權內憚羽外欲以爲己功，戕與曹公乞以討羽，自效曹公。且欲使羽與權相持以鬪之，驛傳權書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猶豫不能去，閏月權征羽，先遣呂蒙襲公安，獲將軍士仁。蒙到南郡，南郡太守麋芳以城降，蒙據江陵，撫其老弱，釋于禁之囚，陸遜別取宜都，獲秭歸、枝江、夷道，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關羽還當陽西，保麥城，權使誘之，羽僞降，立幡旗爲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都督趙雲等於章鄉，遂定荊州。是歲大疫，盡除荊州民租稅。曹公表權爲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奉貢于漢，及令王惇市馬，又遣朱光等歸。

魏略曰：梁寓字孔儒，吳人也。權遣寓觀望曹公，曹公因以

爲掾尋遣南還

二十五年春正月，曹公薨，太子丕代爲丞相。魏王改年爲延康，秋魏將梅敷使張儉求見，撫納南陽陰鄩，筑陽筑音山都中廬五縣民五千家來附。冬魏嗣王稱尊號，改元爲黃初二年。四月劉備稱帝於蜀。

魏啓曰：權聞魏文帝受禪，而劉備稱帝，乃呼問知星者，已分野中星氣，何如？遂有僭意，而以位次尚少，無以威衆，又欲先卑而後踞之，爲卑則可以假寵，後踞則必致討。致討然後可以怒衆，衆怒然後可以自大。故深絕蜀而專事魏，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雒、尋陽、陽新、柴桑、沙羨六縣爲武昌郡。五月建業言甘露降，八月城武昌下令諸將曰：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昔雋不疑漢之名臣，於

安平之世而刀劔不離於身蓋君子之於武備不可以已况今處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輕忽不思變難哉頃聞諸將出入各尚謙約不從人兵甚非備慮愛身之謂夫保已遺名以安君親孰與危辱宜深警戒務崇其大副孤意焉自魏文帝踐阼權使命稱藩及遣于禁等還十一月策命權曰蓋聖王之法以德設爵以功制祿勞大者祿厚德盛者禮豐故杼且有夾輔之勲太公有鷹揚之功並啓土宇并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近漢高祖受命之初分裂膏腴以王八姓斯則前世之懿事後王之元龜也朕以不德承運革命君臨萬國秉統天機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資忠亮命世作佐深覩歷數達見廢興遠遣行人浮于潛漢

禹貢曰沱潛既道注曰水自江出爲沱漢爲潛

望風影附抗疏稱藩兼納織繡南方之貢普遣諸將來還本朝忠肅內發款誠外昭信著金石義蓋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爲吳王使使持節太常高平侯貞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將軍使持節督交州領荊州牧事錫君青土苴以白茅對揚朕命以尹東夏其上故驃騎將軍南昌侯印綬符策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綬安東南綱紀江外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務財勸農倉庫盈積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君化民以德禮教興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柔百越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謀官方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忠勇並奮清除姦慝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振威陵邁宣力荆南梟滅凶醜罪

人斯得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外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君以忠肅爲基恭勤爲德是用錫君秬鬯一鹵圭瓚副焉欽哉敬敷訓典以服朕命以勗相我國家永終爾顯烈

江表傳曰權羣臣議以爲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應受魏封權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拜爲漢王此蓋時宜耳復何損邪遂受之孫盛曰昔伯夷叔齊不屈有周魯仲連不爲秦民夫以匹夫之志猶義不辱况列國之君三分天下而可二三其節或臣或否乎余觀吳蜀咸稱奉漢至於漢代莫能固秉臣節君子是以知其不能克昌厥后卒見吞於大國也向使權從羣臣之議終身稱漢將豈不義悲六合仁感百世哉

是歲劉備帥軍來伐至巫山秭歸使使誘導武陵蠻夷假與印傳許之封賞於是諸縣及五谿民皆反爲蜀權以陸遜爲督督朱然潘璋等以拒之遣都尉趙咨使魏魏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吳書咨字德度南陽人博聞多識應對辯捷權爲吳王擢中大夫使魏魏文帝善之朝咨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閒博覽書傳歷史籍採奇異不效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咨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又曰

吳難魏不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又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咨頻載使北人敬異權聞而嘉之拜騎都尉咨言曰觀北方終不能守盟今日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民權納之帝欲封權子登權以登年幼上書辭封重遣西曹掾沈珩陳謝并獻方物

吳書曰珩字仲山吳郡人少總經藝尤善春秋內外傳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文帝善之乃引珩

自近談語終日珩隨事響應無所屈服珩還言曰臣密參侍中劉曄數爲賊設姦計終不久愨臣聞兵家舊論不恃敵之不我犯恃我之不可犯今爲朝廷慮之且當省息他役惟務農桑以廣軍資修繕舟車增作戰具令皆兼盈撫養兵民使各得其所覽延英俊獎勵將士則天下可圖矣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

立登爲王太子

江表傳曰是歲魏文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瑋瑁孔雀翡翠鬪鴨長鳴雞羣臣奏曰荆揚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權曰昔惠施尊齊爲王客難之曰公之學去尊今王齊何其倒也惠子曰有人於此欲擊其愛子之頭而石可以代之丁頭所重而石

所輕也以輕代重何爲不可乎方有事於西北江表元元
恃主爲命非我愛子邪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
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
黃武元年春正月陸遜部將軍宋謙等攻蜀五屯皆破之斬
其將三月鄱陽言黃龍見蜀軍分據險地前後五十餘營遜
隨輕重以兵應拒自正月至閏月大破之臨陣所斬及投兵
降首數萬人劉備奔走僅以身免

吳歷曰權以使聘魏具上破備獲印綬及首級所得土地
并表將吏功勤宜加爵賞之意文帝報使致廳子裘明光
鎧駢馬又以素書所作典論及詩賦與權 魏書載詔答
曰老虜邊窟越險深入曠日持久內迫罷弊外困智力故
見身於雞頭分兵擬西陵其計不過謂可轉是前迹以搖

一動江東根未著地摧折其支雖未剗備五藏使身首分離
其所降誅亦足使虜部衆兇懼昔吳漢先燒荆門後發夷
陵而子陽無所逃其死來歙始襲略陽文叔喜之而知隗
囂無所施其巧今討此虜正似其事將軍勉建方略務全
獨克

初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魏欲遣侍中辛毗尚書相階往
與盟誓并徵任子權辭讓不受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張遼臧
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須曹真夏侯尚張郃徐晃圍南郡權遣
呂範等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諸葛瑾潘璋楊繁救南郡朱
栢以濡須督拒仁時楊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故權卑
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
乞寄命交州以終餘年文帝報曰君生於擾攘之際本有縱

橫之志降身奉國以享茲祚自君策名已來貢獻盈路討備之功國朝仰成埋而掘之古人之所耻國語曰狸埋之狸掘之是以無成功

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廊廟之議王者所不得專三公上君過失皆有本末朕以不明雖有曾母投杼之疑猶冀言者不信以爲國福故先遣使者犒勞又遣尚書侍中踐修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設辭不欲使進議者怪之

魏畧載魏三公奏曰臣聞枝大者披心尾大者不掉有國有家之所慎也昔漢承秦弊天下新定大國之王臣節未盡以蕭張之謀不備錄之至使六王前後反叛已而伐之戎車不輟又文景守成忘戰戡役驕縱吳楚養虺成蛇既爲社稷大憂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吳王孫權幼豎

小子無尺寸之功遭遇兵亂因父兄之緒少蒙翼卵响伏之恩長含鴟梟反逆之性背棄天地罪惡積大復與關羽更相規伺逐利見便挾爲卑辭先帝知權姦以求用時以于禁敗於水災等當討羽因以委權先帝委裘下席權不盡心誠在惻怛欲因大喪寡弱王室希託董桃傳先帝令乘未得報許擅取襄陽及見驅逐可更折節邪辟之態巧言如流雖重驛累使發遣禁等內包隗囂顧望之姦外欲緩誅支仰蜀賊聖朝含弘既加不忍優而赦之與之更始猥乃割地王之使南面稱孤兼官累位禮備九命名馬百駟以成其勢光寵顯赫古今無二權爲犬羊之姿橫被虎豹之文不思靜力致死之節以報無量不世之恩臣每見所下權前後章表又以愚意採察權旨自以阻帶江湖負

固不服徂挾累世詐僞成功上有尉佗英布之計下誦伍
被屈疆之辭終非不侵不伐之臣以爲晁錯不發削弱王
侯之謀則七國同衡禍久而大蒯通不決襲歷下之策則
田橫自慮罪深變重臣謹考之周禮九伐之法平權凶惡
逆罪萌生見罪十五昔九黎亂德黃帝加誅項羽罪十漢
祖不捨權所犯罪釁明白非仁恩所養宇宙所容臣請免
權官鴻臚削爵土捕治罪敢有不從移兵進討以明國典
好惡之常以靜三州元元之苦其十五條文多不載

又前都尉浩周勸君遣子乃實朝臣交謀以此卜君君果有
辭外引隗囂遣子不終內喻竇融守忠而已世殊時異人各
有心浩周之還口陳指麾益令議者發明衆嫌終始之本無
所據杖故遂俛仰從羣臣議今省上事款誠深至心用慨然

懷愴動容卽日下詔勅諸軍但深溝高壘不得妄進若君必
效忠節以解疑議登身朝到夕召兵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
魏略曰浩周字孔異上黨人建安中仕爲蕭令至徐州刺
一史後領護于禁軍軍沒爲關羽所得權襲羽并得周甚禮
之及文帝卽王位權乃遣周爲牋魏王曰昔討關羽獲于
將軍卽白先王當發遣之比乃奉款之心不言而發先王
未深留意而謂權中間復有異圖愚情悽悽用未果決遂
值先王委離國祚殿下承統下情始通公私契闊未獲備
舉是令本誓未卽昭顯梁寓傳命委曲周至深知殿下以
爲意望權之赤心不敢有他願垂明恕保權所執謹遣浩
周東里衮至情至實皆周等所具又曰權本性空薄文武
不昭昔承父兄成軍之緒得爲先王所見獎飾遂因國恩

撫綏東土而中間寡慮庶事不明畏威忘德以取重戾先
王恩仁不忍遐棄既釋其宿罪且開明信雖致命虜廷梟
獲關羽功效淺薄未報萬一事業未究先王卽世殿下踐
祚威仁流邁私懼情願未蒙昭察梁寓來到具知殿下不
遂疏遠必欲撫錄追本先緒權之得此欣然踊躍心開目
明不勝其慶權世受寵遇分義深篤今日之事永執一心
惟察悽悽重垂含覆又曰先王以權推誠已驗軍當引還
故除合肥之守著南北之信今權長驅不復後顧近得守
將周泰全琮等白事過月六日有馬步七百徑到橫江又
篤將馬和復將四百人進到居巢琮等聞有兵馬渡江視
之爲兵馬所擊臨時交鋒大相殺傷卒得此問情用恐懼
權實在遠不豫聞知約救無素敢謝其罪又聞張征東朱

橫海今復還合肥先王盟要由來未久且權自度未獲罪
豐不審今者何以發起牽軍遠次事業未訖甫當爲國討
除賊備重聞斯問深使失圖凡遠人所恃在於明信願覲
下克卒前分開示坦然使權誓命得卒本規凡所願言周
等所當傳也初東里袞爲于禁軍司馬前與周俱沒又俱
還到有詔皆見之帝問周等周以爲權必臣服而東里袞
謂其不可必服帝悅周言以爲有以知之是歲冬魏王受
漢禪遣使以權爲吳王詔使周與使者俱往周既致詔命
時與權私宴謂權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也周以闔門
百口明之權因字謂周曰浩孔異卿乃以舉家百口保我
我當何言邪遂流涕霑襟及與周別又指天爲誓周還之
後權不遣子而設辭帝乃久留其使到八月權上書謝又

與周書曰自道路開通不忘脩意既新奉國命加知起居
假歸河北故使情問不獲果至望想之勞曷云其已孤以
空閭分信不昭中間招罪以取棄絕幸蒙國恩復見赦宥
喜乎與君克卒本圖傳不云乎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又曰
昔君之來欲令遣子入侍于時傾心歡以承命徒以登年
幼欲假年歲之間耳而赤情未蒙昭信遂見討責常用慙
怖自頃國恩復加開導忘其前愆取其後效喜得因此尋
竟本誓前已有表具說遣子之意思想君假還已知之也又
曰今子當入侍而未有妃耦昔君念之以爲可上連綴宗
室若夏侯氏雖中間自棄常奉戢在心當垂宿念爲之先
後使獲攀龍附驥永自固定其爲分惠豈有量哉如是欲
遣孫長緒與小兒俱入奉行禮聘成之在君又曰小兒年

弱加教訓不足念當與別爲之緬然父子恩情豈有已邪
又欲遣張子布追輔護之孤性無餘凡所欲爲今盡宣露
惟恐赤心不先暢達是以具爲君說之宜明所以於是詔
曰權前對浩周自陳不敢自遠樂委質長爲外臣又前後
辭曰頭尾擊地此鼠子自知不能保爾許地也又今與周
書請以十二月遣子復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子俱來彼
二人皆權股肱心腹也又欲爲子於京師求婦此權異心
之明效也帝旣信權甘言且謂周爲得其真而權但華僞
竟無遣子意自是之後帝旣彰權罪周亦見踈遠終身不
用

權遂改年臨江拒守冬十一月大風範等兵溺死者數千餘
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以輕船五百敢死萬人襲攻徐陵燒

攻城車殺畧數千人將軍全琮徐盛追斬魏將尹盧殺獲數百十二月權使太中大夫鄭泉聘劉備于白帝始復通也

江表傳曰權云近得玄德書已深引咎求復舊好前所以名西為蜀者以漢帝尚存故耳今漢已廢自可名為漢中

王也 吳書曰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閑居每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

頭反覆沒飲之懣即住而啖肴膳酒有斗升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權以為邸中嘗與之言卿好於眾中面諫或失

禮敬寧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今值朝廷上下無諱實待洪恩不畏龍鱗後侍譙權乃怖之使提出付有司

促治罪泉臨出屢顧權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乎對曰實待恩覆知無死憂至當出閣感惟威靈

不能不顧耳使蜀劉備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操父子陵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

既為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戈執殳為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謂是以寡君未復書耳備甚慙惡泉臨

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

然猶與魏文帝相往來至後年乃絕是歲改夷陵為西陵

二年春正月曹真分軍據江陵中州是月城江夏山改四分用乾象歷

江表傳曰權推五德之運以為土行用未祖辰臘 志林

曰土行以辰臘得其數矣土盛於戌而以未祀其義非也土生於未故未為坤初是以月令建未之月祖黃精於郊

祖用其盛今祖用其始豈應運乎

三月曹仁遣將軍常彫等以兵五千乘油船晨渡濡須中州
仁子泰因引軍急攻朱桓桓兵拒之遣將軍嚴圭等擊破彫
等是月魏軍皆退夏四月權羣臣勸卽尊號權不許

江表傳曰權辭讓曰漢家堙替不能存救亦何心而競乎
羣臣稱天命符瑞因重以請權未之許而謂將相曰往年
孤以玄德方向西鄙故先命陸遜選衆以待之聞北部分
欲以助孤孤內嫌其有挾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起其
速發便當與西俱至二處受敵於孤爲劇故自抑按就其
封王低屈之趣諸君似未之盡今故以此相解耳

劉備薨于白帝

吳書曰權遣立信都尉馮熙聘于蜀吊備喪也熙字子柔

潁川人馮異之後也權之爲車騎熙歷東曹掾使蜀還爲
中大夫後使于魏文帝問曰吳王若欲修宿好宜當厲兵
江關縣於巴蜀而聞復遣修好必有變故熙曰臣聞西使
直報問且以觀釁非有謀也又曰聞吳國比年災旱人物
彫損以大夫之明觀之何如熙對曰吳王體量聰明善於
任使賦政施役每事必咨教養賓旅親賢愛士賞不擇怨
仇而罰必加有罪臣下皆感恩懷德惟忠與義帶甲百萬
穀帛如山稻田沃野民無饑歲所謂金城湯池疆富之國
也以臣觀之輕重之分未可量也帝不悅以陳羣與熙同
郡使羣誘之啗以重利熙不爲迴送至摩陂欲困苦之後
又召還未至熙懼見迫不從必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御
者覺之不得死權聞之垂涕曰此與蘇武何異竟死於魏

五月曲阿言甘露降先是戲口守將晉宗殺將王直以眾叛如魏魏以為斬春太守數犯邊境六月權令將軍賀齊督麋芳劉邵等襲斬春邵等生虜宗十一月蜀使中郎將鄧芝來聘

吳歷曰蜀致馬二百匹錦千端及方物自是之後聘使往來以為常吳亦致方土所出以答其厚意焉

三年夏遣輔義中郎將張溫聘于蜀秋八月赦死罪九月魏文帝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

千寶晉紀曰魏文帝之在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為疑城自石頭至于江乘車以木楨衣以葦席加采飾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其憚之遂退軍權令趙達筭之曰曹丕走矣雖然吳衰庚子歲權曰幾何達屈指而計之曰五十

八年權曰今日之憂不暇及遠此子孫事也 吳錄曰是歲蜀主又遣鄧芝來聘重結盟好權謂芝曰山民作亂江邊守兵多徹慮曹丕乘空弄態而反求和議者以為內有不暇幸來求和於我有利宜當與通以自辨定恐西州不能明孤赤心用致嫌疑孤土地邊外間隙萬端而長江巨海皆當防守不觀釁而動惟不見便寧得忘此復有他圖四年夏五月丞相孫邵卒

吳錄曰邵字長緒北海人長八尺為孔融功曹融稱曰廊廟才也從劉繇於江東及權統事數陳便宜以為應納貢聘權即從之拜廬江太守遷車騎長史黃武初為丞相威遠將軍封陽羨侯張溫暨豔奏其事邵辭位請罪權釋令復職年六十三卒 志林曰吳之創基邵為首相史無其

傳竊嘗怪之嘗問劉聲叔聲叔博物君子也云推其名位自應立傳項竣吳孚時已有注記此云與張惠恕不能後韋氏作史蓋惠恕之黨故不見書

六月以太常顧雍爲丞相

吳書曰以尚書令陳化爲太常化字元耀汝南人博覽衆書氣幹剛毅長七尺九寸雅有威容爲郎中令使魏魏文帝因酒酣嘲問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帝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周之初基太伯在東是以文王能興於西帝笑無以難心竒其辭使畢當還禮送甚厚權以化奉命光國拜犍爲太守置官屬頃之遷太常兼尚書令正色立朝勸子弟廢田業絕治產

仰官廩祿不與百姓爭利妻早亡化以古事爲鑒乃不復娶權聞而貴之以其年壯勅宗正妻以宗室女化固辭以疾權不違其志年出七十乃上疏乞骸骨遂爰居章安卒於家長子熾字公熙少有志操能計筭衛將軍全琮表稱熾任大將軍赴召道卒

皖口言木連理冬十二月鄱陽賊彭綺自稱將軍攻沒諸縣衆數萬人是歲地連震

吳錄曰是冬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兵有十餘萬旌旗彌數百里有渡江之志權嚴設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孫詔又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襲之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

五年春令曰軍興日久民離農畔父子夫婦不能相卹孤甚
愍之今北虜縮竄方外無事其下州郡有以寬息是時陸遜
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
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等其
勞也秋七月權聞魏文帝崩征江夏圍石陽不克而還倉梧
言鳳皇見分三郡惡地十縣置東安郡

吳錄曰郡治富春也

以全琮爲太守平討山越冬十月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
刑寬賦息調又云忠謹之言不能極陳求容小臣數以利聞
權報曰夫法令之設欲以遏惡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
刑罰以威小人乎此爲先今後誅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爲
太重者孤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爲之耳今承來意當重

諸謀務從其可且近臣有盡規之諫親戚有補察之箴所以
匡君正主明忠信也書載子違汝弼汝無面從孤豈不樂忠
言以自裨補邪而云不敢極陳何得爲忠謹哉若小臣之中
有可納用者寧得以人廢言而不採擇乎假但諂媚取容雖
闇亦所明識也至於發調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衆濟若徒
守江東修崇寬政兵自足用復用多爲顧坐自守可陋耳若
不豫調恐臨時未可使用也又孤與君分義特異榮戚實同
來表云不敢隨衆容身苟免此實甘心所望於君也於是令
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齋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
令損益之是歲分交州置廣州俄復舊

江表傳曰權於武昌新裝大船名爲長安試泛之釣臺沂
時風大盛谷利令拖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

刀向拖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卽轉拖入樊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也乘之主輕於不測之淵戲於猛浪之中船樓裝高邂逅顛危柰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爭權于是貴重之自此後不復名之常呼曰谷

六年春正月諸將獲彭綺閏月韓當子琮以其衆降魏

七年春三月封子慮爲建昌侯罷東安郡夏五月鄱陽太守

周魴僞叛誘魏將曹休秋七月權至皖口使將軍陸遜督諸

將大破休於石亭大司馬呂範卒是歲改合浦爲珠官郡

江表傳曰是歲將軍翟丹叛如魏權恐諸將畏罪而去乃

下令曰自今諸將有重罪三然後議

黃龍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夏四月夏口武昌並

言黃龍鳳凰見丙申南郊卽皇帝位

吳錄載權告天文曰皇帝臣權敢用玄牝昭告于皇皇后

帝漢享國二十有四世歷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氣數終祿

祚運盡普天弛絕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奪神器不予獻

繼世作慝淫名亂制權生於東南遭值期運承乾秉戎志

在平世奉時行罰舉足爲民羣臣將相州郡百城執事之

人咸以爲天意已去于漢漢氏已絕祀於天皇帝位虛郊

祀無主休徵嘉瑞前後雜沓歷數在躬不得不受權畏天

命不敢不從謹擇元日登壇燎祭卽皇帝位惟爾有神饗

之左右有吳永終天祿

是日大赦改年追尊父破虜將軍堅爲武烈皇帝母吳氏爲

武烈皇后兄討逆將軍策爲長沙相王吳王太子登爲皇太

子將吏皆進爵加賞初興平中吳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耳
闔昌門出天子

昌門吳西郭門夫差所作

五月使校尉張剛管篤之遼東六月蜀遣衛尉陳震慶權踐
位權乃參分天下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蜀其司州之
土以函谷關爲界造爲盟曰天降喪亂皇綱失叙逆臣乘釁
劫奪國柄始於董卓終於曹操窮凶極惡以覆四海至令九
州幅裂普天無統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遺醜
存作姦回偷取天位而叡么麼尋丕凶蹟阻兵盜土未伏厥
誅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
叡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誰在夫討罪翦暴必聲其罪宜
先分裂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是以春秋晉侯伐

衛先分其田以畀宋人斯其義也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
周禮有司盟之官尚書有告誓之文漢之與吳雖信由中然
分土裂境宜有盟約諸葛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國典戎在
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西士民咸
共聞知故立壇殺牲昭告神明再軟加書副之天府天高聽
下靈威斐謚司慎司盟羣臣羣祀莫不臨之自今日漢吳旣
盟之後戮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
無或攜貳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
土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若始凡百之約皆如載書信言
不豔實居於好有渝此盟創禍先亂違貳不協悞慢天命明
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
于爾大神其明鑒之秋九月權遷都建業因故府不改館徵

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掌武昌留事

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詔立都講祭酒以教學諸子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

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濬率衆五萬討武靈蠻夷衛溫諸葛直皆以違詔無功下獄誅夏有野蠶成繭大如卵由拳野稻自生改爲禾興縣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魏將王淩淩以軍迎布冬十月權以大兵潛伏於阜陵俟之淩覺而走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十二月丁卯大赦改明年元也

嘉禾元年春正月建昌侯慮卒三月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秋九月魏將田豫要擊斬賀于成山冬十月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閭中令孫綜稱藩於權并獻貂馬權大悅加淵爵位

江表傳曰是冬羣臣以權未郊祀奏議曰頃者嘉瑞屢徵遠國慕義天意人事前後備集宜修郊祀以承天意權曰郊祀當於土中今非其所於何施此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爲家昔周文武郊於鄴鎬非必土中權曰武王伐紂卽阼於鎬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爲天子立郊於鄴見何經典復書曰伏見漢書郊祀志臣衡奏從甘泉河東郊於鄴權曰文王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臣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

志林曰吳王糾駁郊祀之奏追貶匡衡謂之俗儒凡在見者莫不慨然以爲統盡物理達於事宜至於稽之典籍乃更不通毛氏之說云堯見天因卻而生后稷故國之於卻命便事天故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侮以迄于今言自后稷以來皆得祭天猶魯人郊祀也是以棧樸之作有積燎之薪文王郊豐經有明文匡衡豈俗而枉之哉文王雖未爲天子然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伐崇斟黎祖伊奔告天既棄殷乃眷西顧太伯三讓以有天下文王爲王於義何疑然則匡衡之奏有所未盡按世宗立甘泉汾陰之祠皆出方士之言非據經典者也方士以甘泉汾陰黃帝祭天地之處故孝武因之遂立二時漢治長安而甘泉在北謂就乾位而衡云武帝居甘泉祭于南宮此既誤矣祭汾陰在

水之睢呼爲澤中而衡云東之少陽失其本意此自吳王於傳無非恨無辯正之辭故矯之云睢音誰見漢書音義二年春正月詔曰朕以不德屢受元命夙夜兢兢不遑假寢思平世難救濟黎庶上答神祇下慰民望是以眷眷勤求俊傑將與戮力共定海內苟在同心與之偕老今使持節督幽州領青州牧遼東太守燕王父嶢賊虜隔在一方雖乃心於國其路靡緣今因天命遠遣二使款誠顯露章表殷勤朕之得此何喜如之雖湯遇伊尹周獲呂望世祖未定而得河右方之今日豈復是過普天一統於是定矣書不云乎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其明下州郡咸使聞知特下燕國奉宣詔恩令普天率土備聞斯慶三月遣舒綜還使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

九錫備物乘海授淵

江表傳載權詔曰故魏使持節車騎將軍遼東太守平蔡
侯天地失序皇極不建元惡大憝作害于民海內分崩羣
生埋滅雖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方之今日亂有甚焉朕受
歷數君臨萬國夙夜戰戰念在弭難若涉淵水罔知攸濟
是以把旄杖鉞翦除凶虐自東徂西靡遑寧處苟力所及
民無災害雖賊虜遺種未伏辜誅猶繫囚枯木待時而斃
惟將軍天姿特達兼包文武觀時覩變審於去就踰越險
阻顯致赤心肇建大計爲天下先元勲巨績侔於古人雖
昔竇融背棄隴右卒占西河以定光武休名美實豈復是
過欽嘉惟尚朕賞欣之自古聖帝明王建化垂統以爵褒
德以祿報功功大者祿厚德盛者禮崇故周公有夾輔之

勞太師有鷹揚之功並啓土宇兼受備物今將軍規萬年
之計建不世之略絕僭逆之虜順天人之肅濟成洪業功
無與比齊魯之事奚足言哉詩不云乎無言不讎無德不
報今以幽青二州十七郡七十縣封君爲燕王使持節守
太常張彌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
一至第十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錫冢社方有
戎事典統兵馬以大將軍曲蓋麾幢督幽州青州牧遼東
太守如故今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三世相承保綏
一方寧集四郡訓及異俗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
大輅戎輅玄牡三駟君務在勸農嗇人成功倉庫盈積官
民俱豐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正化以德敬下
以禮敦義崇謙內外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

風懷保邊遠人迴面莫不影附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
運其才略官方任賢顯直錯枉羣善必舉是用錫君虎賁
之士百人君戎馬整齊威震遐方糾虔天刑彰厥有罪是
用錫君鉄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外禽討逆節折衝
掩難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茲弓十茲矢千君忠勤有
効温恭爲德明允篤誠感於朕心是用錫君秬鬯一卣珪
瓚副焉欽哉敬茲訓典寅亮天工相我國家永終爾休
舉朝大臣自丞相雍已下皆諫以爲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
但可遣吏兵數百護送舒綜權終不聽

臣松之以爲權復諫違衆信淵意了非有攻伐之規重複
之慮宣達錫命乃用萬人是何不愛其民昏虐之甚乎此
役也非惟闇塞實爲無道

淵果斬彌等送其首于魏漫其兵資權大怒欲自征淵

江表傳載權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爲鼠
子所前却令人氣湧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于海無顏
復臨萬國就令顛沛不以爲恨

尚書僕射薛綜等切諫乃止是歲權向合肥新城遣將軍全
琮征六安皆不克還

吳書曰初張彌晏等俱到襄平官屬從者四百許人淵欲
圖彌晏先分其人衆置遼東諸縣以中使秦旦張羣杜德
黃疆等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郡玄菟郡在遼東北相去
二百里太守王贊領戶二百兼重可三四百人旦等皆舍
于民家仰其飲食積四十許日旦與疆等議曰吾人遠辱
國命自棄於此與死亡何異今觀此郡形勢甚弱若一旦

同心焚燒城郭殺其長吏爲國報恥然後伏死足以無恨
孰與偷生苟活長爲囚虜乎疆等然之於是陰相約結當
用八月十九日夜發其日中時爲部中張松所告替便會
士衆閉城門旦羣德疆等皆踰城得走時羣病疽創著膝
不及輩旅德常扶接與俱崎嶇山谷行六七百里創益困
不復能前臥草中相守悲泣羣曰吾不幸創甚死亡無日
卿諸人宜速進道莫有所達空相守俱死於窮谷之中何
益也德曰萬里流離死生共之不忍相委於是推旦疆使
前德獨留守羣捕菜果食之旦疆別數日得達句驪王宮
因宣詔于句驪王宮及其主簿詔言有賜爲遼東所攻奪
宮等大喜卽受詔命使人隨旦還迎羣德其年宮遣皂衣
二十五人送旦等還奉表稱臣貢貂皮千枚鷓鴣雞皮十具

旦等見權悲喜不能自勝權義之皆拜校尉間一年遣使
者謝宏中書陳恂拜宮爲單于加賜衣服珍寶恂等到安
平口先遣校尉陳奉前見宮而宮受魏幽州刺史諷旨令
以吳使自效奉聞之到還宮遣主簿笮咨帶固等出安平
與宏相見宏卽縛得三十餘人質之宮於是謝罪上馬數
百匹宏乃遣咨固奉詔書賜物與宮是時宏船小載馬八
十四匹而還

三年春正月詔曰兵久不輟民困於役歲或不登其寬諸逋
勿復督課夏五月權遣陸遜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孫韶張
承等向廣陵淮陽權率大衆圍合肥新城是時蜀相諸葛亮
出武功權謂魏明帝不能遠出而帝遣兵助司馬宣王拒亮
自率水軍東征未至壽春權退還孫韶亦罷秋八月以諸葛

恪爲丹陽太守討山越九月朔隕霜傷穀冬十一月太常潘
濬平武陵蠻夷事畢還武昌詔復曲阿爲雲陽丹徒爲武進
廬陵賊李桓羅厲等爲亂

四年夏遣呂岱討桓等秋七月有雹魏使以馬求易珠璣翡翠
瑋瑋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而不聽其交易
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畀直設盜鑄
之科二月武昌言甘露降於禮賓殿輔吳將軍張昭卒中郎
將吾粲獲李桓將軍唐咨獲羅厲等自十月不雨至于夏冬
十月彗星見于東方鄱陽賊彭旦等爲亂

六年春正月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人情之極痛也
賢者割哀以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無事君
子不奪人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門至於有事則殺禮以從

宜要經而處事故聖人制法有禮無時則不行遭喪不奔非
古也蓋隨時之宜以義斷恩也前故設科長吏在官當須交
代而故犯之雖隨糾坐猶已廢曠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
官司宜各盡節先公後私而不恭承甚非謂也中外羣僚其
更平議務令得中詳爲節度顧譚議以爲奔喪立科輕則不
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雖嚴刑益設違奪必
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則恩所不忍有減則法廢不行愚以
爲長吏在遠苟不告語勢不得知比選代之間若有傳者必
加大辟則長吏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重之刑將軍胡綜議
以爲喪紀之禮雖有典制苟無其時所不得行方今戎事軍
國異容而長吏遭喪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聞憂不奔之
耻不計爲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輕所致忠節在國孝道

立家出身爲臣焉得兼之故爲忠臣不得爲孝子宜定科文
示以大辟若故違犯有罪無赦以殺止殺行之一人其後必
絕丞相雍奏從大辟其後吳令孟宗喪母奔赴已而自拘於
武昌以聽刑陸遜陳其素行因爲之請權乃減宗一等後不
得以爲比因此遂絕二月陸遜討彭旦等其年皆破之冬十
月遣衛將軍全琮襲六安不克諸葛恪平山越事畢北屯廬
江
赤烏元年春鑄當千大錢夏呂岱討廬陵賊畢還陸口秋八
月武昌言麒麟見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應宜改年號詔
曰間者赤烏集於殿前朕所親見若神靈以爲嘉祥者改年
宜以赤烏爲元羣臣奏曰昔武王伐紂有赤烏之祥君臣觀
之遂有天下聖人書策載述最詳者以爲近事旣嘉親見又

明也於是改年步夫人卒追贈皇后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
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後
壹姦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
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禮還復有詔責數諸葛瑾步騭朱然
呂岱等曰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相見並以時事
當有所先後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陳悉推之伯言
承明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執危怖有
不自安之心聞此悵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聖人能無過行
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措何能悉中獨當已有以傷拒衆意
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耳不爾何緣乃至於此乎自孤興
軍五十年所役賦凡百皆出於民天下未定孽類猶存士民
勤苦誠所貫知然勞百姓事不得已耳與諸君從事自少至

長髮有二色以謂表裏足以明露公私分計足用相保盡直諫所望諸君拾遺補闕孤亦望之昔衛武公年過志壯勤求輔弼每獨歎責

江表傳曰權又云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衆之所積也夫能以駁致純不惟積乎故能用衆力則無敵於天下矣能用衆智則無畏於聖人矣

且布衣韋帶相與交結分成好合尚污垢不異今日諸君與孤從事雖君臣義存猶謂骨肉不復是過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同船濟水將誰與易齊桓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出於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於齊桓良優

未知諸君於管子何如耳久不相見因事當笑共定大業齊天下當復有誰凡百事要所當損益樂聞異計匡所不逮二年春

江表傳載權正月詔曰郎吏者宿衛之臣古之命士也間者所用頗非其人目今選三署皆依四科不得以虛辭相飾

三月遣使者羊銜鄭胄將軍孫怡之遼東擊魏守將張持高慮等虜得男女

文士傳曰胄字敬先沛國人父札才學博達權爲驃騎將軍以札爲從事中郎與張昭孫邵共定朝議胄其少子有文武咨局少知名舉賢良稍遷建安太守呂壹賓客於郡犯法胄收付獄考竟壹懷恨後密譖胄權大怒召胄還潘

濬陳表並爲請得釋後拜宣信校尉往救公孫淵已爲魏所破還遷執金吾子豐字曼季有文學操行與陸雲善與雲詩相往反司空張華辟未就卒 臣松之聞孫怡者東州人非權之宗也

零陵言甘露降夏五月城沙美冬十月將軍蔣祕南討夷賊祕所領都督廖式殺臨賀太守嚴綱等自稱平南將軍與弟潛共攻零陵桂陽及搖動交州蒼梧鬱林諸郡衆數萬人遣將軍呂岱唐咨討之歲餘皆破

三年春正月詔曰蓋君非民不立民非穀不生頃者以來民多征役歲又水旱年穀有損而吏不良侵奪民時以致饑困自今以來督軍郡守其謹察非法當農桑時以役事擾民者舉正以聞夏四月大赦詔諸郡縣治城郭起譙樓穿漕發渠

以備盜賊冬十一月民饑詔開倉廩以賑貧窮

四年春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大半夏四月遣衛將軍全琮畧淮南決芍陂燒安城邸閣收其人民威北將軍諸葛恪攻六安琮與魏將王淩戰于芍陂中郎將秦晃等十餘人戰死車騎將軍朱然圍樊大將軍諸葛瑾取相中

漢晉春秋曰零陵太守殷札言於權曰今天棄曹氏喪誅累見虎爭之際而幼童莅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亡宜大絛荆揚之地舉彊羸之數使彊者執戟羸者轉運西命益州軍于隴右授諸葛瑾朱然大衆指事襄陽陸遜朱相別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徐襄陽壽春困於受敵長安以西務對蜀軍許洛之衆勢必分離犄角瓦解民必內應將師對向或失便益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

陵蹈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易於屢退民疲威消時往力竭非出兵之策也權弗能用之

五月太子登卒是月魏太傅司馬宣王救樊六月軍還閏月大將軍瑾卒秋八月陸遜城邾

五年春正月立子和爲太子大赦改禾興爲嘉興百官奏立皇后及四王詔曰今天下未定民物勞瘁且有功者或未錄饑寒者尚未恤猥割土壤以豐子弟崇爵位以寵妃妾孤甚不取其釋此議三月海鹽縣言黃龍見夏四月禁進獻御減太官膳秋七月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儋耳是歲大疫有司又奏立后及諸王八月立子霸爲魯王六年春正月新都言白虎見諸葛恪征六安破魏將謝順營

收其民人冬十一月丞相顧雍卒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獻樂人及方物是歲司馬宣王率軍入舒諸葛恪自皖遷于柴桑

七年春正月以上大將軍陸遜爲丞相秋宛陵言嘉禾生是歲步騭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還者咸言欲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掎角之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無所復疑宜爲之備權揆其不然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又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蜀寧可復以此有疑邪又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獲今此間治軍寧復欲以禦蜀邪人言若不可信朕爲諸君

破家保之蜀竟自無謀如權所籌

江表傳載權詔曰督將亡叛而殺其妻子是使妻去夫子棄父甚傷義教自今勿殺也

八年春二月丞相陸遜卒夏雷霆犯宮門柱又擊南津大橋楹茶陵縣鴻水溢出流漂居民二百餘家秋七月將軍馬茂等圖逆夷三族又變冀中

吳歷曰茂本淮南鍾離長而為王凌所失叛歸吳吳以為征西將軍九江太守外部督封侯領千兵權數出苑中與公卿諸將射茂與兼符節令朱貞無難督虞欽牙門將朱志等合計伺權在苑守公卿諸將在門未入令貞持節稱詔悉收縛之茂引兵入苑擊權分據宮中及石頭塢遣人報魏事覺皆族之

八月大赦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

九年春二月車騎將軍朱然征魏相中斬獲千餘夏四月武昌言甘露降秋九月以驃騎步騭為丞相車騎朱然為左大司馬衛將軍全琮為右大司馬鎮南呂岱為上大將軍威北將軍諸葛恪為大將軍

江表傳曰是歲權詔曰謝宏往日陳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今聞民意不以為便其省息之鑄為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勅以輸藏計畀其直勿有所枉也

十年春正月右大司馬全琮卒

江表傳曰是歲權遣諸葛壹偽叛以誘諸葛誕誕以步軍一萬迎壹於高山權出涂中遂至高山潛軍以待之誕

而退

二月權適南宮三月改作太初宮諸將及州郡皆義作

江表傳載權詔曰建業宮乃朕從京來所作將軍府寺耳材柱率細皆以腐朽常恐損壞今未復西可徙武昌宮材瓦更繕治之有司奏言曰武昌宮已二十八歲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更伐致權曰大禹以卑宮爲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若更通伐妨損農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

夏五月丞相步騭卒冬十月赦死罪

十一年春正月朱然城江陵二月地仍震

江表傳載權詔曰朕以寡德過奉先祀蒞事不聰獲譴靈祇夙夜祇戒若不終日羣僚其各厲精思朕過失勿有所

諱

三月宮成夏四月雨雹雲陽言黃龍見五月鄱陽言白虎仁

瑞應圖曰白虎仁者王者不暴虐則仁虎不害也

詔曰古者聖王積行累善修身行道以有天下故符瑞應之所以表德也朕以不明何以臻茲書云雖休勿休公卿百司其勉修所職以匡不逮

十二年春三月左大司馬朱然卒四月有兩烏銜鵲墮東館丙寅驃騎將軍朱據領丞相燎鵲以祭

吳錄曰六月戊戌寶鼎出臨平湖八月癸丑白鳩見於章安十三年夏五月日至熒惑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二星而東八月丹楊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鴻水溢詔原逋責給貸種食廢太子和處故鄣魯王霸賜死冬十月魏將文欽僞叛以誘朱異權遣呂據就異以迎欽異等持重欽不敢進十一

月立子亮爲太子遣軍十萬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十二月
魏大將軍王昶圍南郡荊州刺史王基攻西陵遣將軍戴烈
陸凱往拒之皆引還

庾闡揚都賦注曰烽火以炬置孤山頭皆緣江相望或百
里或五十三里寇至則舉以相告一夕可行萬里孫權
時合暮舉火於西陵鼓三竟達吳郡南沙

是歲神人授書告以改年立后

太元元年夏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改年初臨海羅陽縣有
神自稱王表

吳錄曰羅陽今安固縣

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紡
績是月遣中書郎李崇齋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

崇俱出與崇及所在郡守令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山川
輒遣婢與其神相聞秋七月崇與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爲立
第舍數使近臣齋酒食往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

孫盛曰盛聞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權年老志衰
讒臣在側廢適立庶以妾爲妻可謂多涼德矣而僞設符
命求福妖邪將亾之兆不亦顯乎

秋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深八尺吳高陵松柏斯拔郡
城南門飛落冬十一月大赦權祭南郊還寢疾

吳錄曰權得風疾

十二月驛徵大將軍恪拜爲太子太傅詔省繇役減征賦除
民所患苦更樓請王未許詔未立七月夏四月魏遣使
二年春正月立故太子和爲南陽王居長沙子奮爲齊王居

武昌子休為琅邪王居虎林二月大赦改元為神鳳皇后潘氏薨諸將吏數詣王表請福表亡去夏四月權薨時年七十一謚曰大皇帝秋七月葬蔣陵

傅子曰孫策為人明果獨斷勇蓋天下以父堅戰死少而合其兵將以報讎轉鬪千里盡有江南之地誅其名豪威行鄰國及權繼其業有張子布以為腹心有陸議諸葛瑾步騭以為股肱有呂範朱然以為爪牙分任受職乘間伺隙兵不妄動故戰少敗而江南安

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至干讒說殄行胤嗣廢斃

馬融注尚書曰殄絕也絕君子之行

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

臣松之以為孫權橫廢無罪之子雖為兆亂然國之傾覆自由暴皓若權不廢和皓為世適終至滅亡有何異哉此則喪國由於昏虐不在於廢黜也設使亮保國祚休不早死則皓不得立皓不得立則吳不亡矣

萬曆丙申正月二十六夜

夢禎校

萬曆丙申五月二十六日

雙林外

張限部不特立部不特立限吳不才矣

限與國由外有言不古以獨歸少知則亮府國林不早

自由暴部共斷不與中計論世戲終全城口何異若此

百公之公為新對與無罪女于誰教人謂然國之則累

必不由地也

吳主傳第二孫亮太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留意姊全

國志四十七

三嗣主傳第三

吳書卷之六 國志四十八

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留意姊全

公主嘗譖太子和子母心自不安因倚權意欲豫自結數稱

述全尚女勸為亮納赤烏十三年和廢權遂立亮為太子以

全氏為妃太元元年夏亮母潘氏立為皇后冬權寢疾徵大

將軍諸葛恪為太子太傅會稽太守滕胤為太常並受詔輔

太子明年四月權薨太子即尊號大赦改元是歲於魏嘉平

四年也閏月以恪為帝太傅胤為衛將軍領尚書事上大將

軍呂岱為大司馬諸文武在位皆進爵班賞宥官加等冬十

月太傅恪率軍遏巢湖巢音祖城東興使將軍全端守西城

都尉留略守東城十二月朔丙申大風雷電魏使將軍諸葛

誕胡遵等步騎七萬圍東興將軍王昶攻南郡毋丘儉向武

萬曆二十四年刊

吳志二

昌甲寅恪以大兵赴敵戊午兵及東興交戰大破魏軍殺將軍韓綜桓嘉等是月雷雨天災武昌端門改作端門又災內殿

臣松之案孫權赤烏十年詔徙武昌宮材瓦以繕治建康宮而此猶有端門內殿 實錄云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武昌宮今所災者恪所新作

二年春正月丙寅立皇后全氏大赦庚午王昶等皆退二月軍還自東興大行封賞三月恪率軍伐魏夏四月圍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太半秋八月恪引軍還冬十月大饗武衛將軍孫峻伏兵殺恪於殿堂大赦以峻爲丞相封富春侯十一月有大鳥五見于春申明年改元

五鳳元年夏大水秋吳侯英謀殺峻覺英自殺冬十一月星

辨于斗牛

江表傳曰是歲交趾釋草化爲稻

二年春正月魏鎮東大將軍毋丘儉前將軍文欽以淮南之衆西入戰于樂嘉閏月壬辰峻及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率兵襲壽春軍及東興聞欽等敗壬寅兵進于橐臯欽請曠降淮南餘衆數萬口來奔魏諸葛誕入壽春峻引軍還二月及魏將軍曹珍遇于高亭交戰珍敗績留誕別將蔣班所敗于菰陂贊及將軍孫楞蔣脩等皆遇害三月使鎮南將軍朱異襲安豐不克秋七月將軍孫儀張怡林恂等謀殺峻發覺儀自殺恂等伏辜陽羨離里山大石自立使衛尉馮朝城廣陵拜將軍吳穰爲廣陵太守留略爲東海太守是歲大旱十二月作太廟以馮朝爲監軍使者督徐州諸軍事民饑軍

士怨畔

太平元年春

吳歷曰正月爲鍾立廟稱太祖廟

二月朔建業火峻用征北大將軍文欽計將征魏八月先遣欽及驃騎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軍自江都入淮泗九月丁亥峻卒以從弟偏將軍緄爲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召還據等聞緄代峻大怒己丑大司馬呂岱卒壬辰太白犯南斗據欽咨等表薦衛將軍滕胤爲丞相緄不聽癸卯更以胤爲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欲討緄緄遣使以詔書告諭欽咨等使取據冬十月丁未遣孫憲及丁奉施寬等以舟兵逆據於江都遣將軍劉丞督步騎攻胤胤兵敗夷滅己酉大赦改年辛亥獲呂據於新州十一月

以緄爲大將軍假節封永康侯孫憲與將軍王惇謀殺緄事覺緄殺惇追憲令自殺十二月使五官中郎將刁玄告亂于蜀三年春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以長沙東部爲湘東郡西部爲衡陽郡會稽東部爲臨海郡豫章東部爲臨川郡夏四月亮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緄所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爲之將帥亮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日於苑中習焉

吳歷曰亮數出中書視孫權舊事問左右侍臣先帝數有一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邪亮後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扣頭亮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

明不服侍中刁玄張邠啓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
盡亮曰此易知耳今破鼠矢矢裏燥亮大笑謂玄邠曰若
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外濕裏燥必是黃門所爲黃
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江表傳曰亮使黃門以銀椀并
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飴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
投飴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呼吏持飴器入問曰此器既蓋
之且有掩覆無緣有此黃門將有恨於汝邪吏叩頭曰嘗
從某求宮中莞席宮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覆問
黃門具首伏即於目前加髡鞭斥付外署臣松之以爲
鼠矢新者亦表裏皆濕黃門取新矢則無以得其奸也緣
遇燥矢故成亮之惠然猶謂吳曆此言不如江表傳爲實
也

五月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之衆保壽春城遣將軍
朱成稱臣上疏又遣子覲長史吳綱諸牙門子弟爲質六月
使文欽唐咨全端等步騎二萬救誕朱異自虎林率衆襲夏
口夏口督孫壹奔魏秋七月繚率衆救壽春次于鑊里朱異
至自夏口繚使異爲前部督與丁奉等將介士五萬解圍八
月會稽南部反殺都尉鄱陽新都民爲亂廷尉丁密步兵校
尉鄭胃將軍鍾離牧率軍討之朱異以軍士乏食引還繚大
怒九月朔己巳殺異於鑊里辛未繚自鑊里還建業甲申大
赦十一月全緒子禕儀以其母奔魏十二月全端懌等自壽
春城詣司馬文王

三年春正月諸葛誕殺文欽三月司馬文王克壽春誕及左
右戰死將吏已下皆降秋七月封故齊王奮爲章安侯詔州

郡伐官材自八月沉陰不雨四十餘日亮以緄專恣與太常
全尚將軍劉丞謀誅緄九月戊午緄以兵取尚遣弟恩攻殺
丞於蒼龍門外召大臣會宮門黜亮爲會稽王時年十六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郎中盛冲受
學太元二年正月封琅邪王居虎林四月權薨休弟亮承統
諸葛恪秉政不欲諸王在濱江兵馬之地徙休於丹陽郡太
守李衡數以事侵休休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居數歲夢
乘龍上天顧不見尾覺而異之孫亮廢己未孫緄使宗正孫
楷與中書郎董朝迎休休初聞問意疑楷朝具述緄等所以
奉迎本意留一日二夜遂發十月戊寅行至曲阿有老公于
休叩頭曰事又變生天下喁喁願陛下速行休善之是日進
及布塞亭武衛將軍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於

永昌亭築宮以武帳爲便殿設御座己卯休至望便殿止住
使孫楷先見恩楷還休乘輦進群臣再拜稱臣休升便殿謙
不即御坐止東廂戶曹尚書前即階下讚奏丞相奉璽符休
三讓羣臣三請休曰將相諸侯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受璽
符羣臣以次奉引休就乘輿百官陪位緄以兵千人迎於半
野拜于道側休下車答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是歲於魏
甘露三年也

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詔曰夫褒德賞功古今通義其以大
將軍緄爲丞相荆州牧增食五縣武衛將軍恩爲御史大夫
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威遠將軍授爲右將軍縣侯偏將軍
幹雜號將軍亭侯長水校尉張布輔導勤勞以布爲輔義將
軍封永康侯董朝親迎封爲鄉侯又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

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斬祛在君爲君遣衡還郡勿令
自疑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爲武昌
庶民聞羊衡有人物之鑒往干之衡曰多事之世尚書劇
曹郎才也是時校事呂壹操弄權柄大臣畏偏莫有敢言
衡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遂共薦爲郎權引見衡口陳壹
奸短數千言權有愧色數月壹被誅而衡大見顯擢後常
爲諸葛恪司馬幹恪府事恪被誅求爲丹陽太守時孫休
在郡治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衡不從會休立衡
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遂欲奔魏妻曰不可君
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疑
未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妻曰

瑯琊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于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
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
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果得無患又加威遠將軍授以
棨戟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龍陽
况洲上作宅種柑橘千株臨死勅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
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
亦可足用耳衡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
柑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爲宅汝父恒
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無德
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爲吳末衡柑橘
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晉咸康中其宅上枯樹猶在
己丑封孫皓爲烏程侯皓弟德錢唐侯謙永安侯

江表傳曰羣臣奏立皇后太子詔曰朕以寡德奉承洪業
一蒞事日淺恩澤未敷加后妃之號嗣子之位非所及也有
司又固請休謙虛不許

十一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絀一門五侯皆典禁兵
權傾人主有所陳述敬而不違於是益恣休恐其有變數加
賞賜丙申詔曰大將軍忠敬內發首建大計以安社稷卿士
內外咸贊其議並有勲勞昔霍光定計百僚同心無復是過
亟案前日與議定策告廟人名依故事應加爵位者促施行
之戊戌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
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壬子詔曰諸吏家有
五人三人兼重爲役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既出限米軍
出又從至於家事無經護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爲役

聽其父兄所欲留爲留一人除其米限軍出不從又曰諸將
吏奉迎陪位在永昌亭者皆加位一級頃之休聞絀逆謀陰
與張布圖計十二月戊辰臘百僚朝賀公卿升殿詔武士縛
絀即日伏誅已巳詔以左將軍張布討姦臣加布爲中軍督
封布弟惇爲都亭侯給兵三百人惇弟恂爲校尉詔曰古者
建國教學爲先所以道世治性爲時養器也自建興以來時
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
淳則傷化敗俗其案古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核取應選加其
寵祿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
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
敦王化以隆風俗

二年春正月震電三月備九卿官詔曰朕以不德託于王公

之上夙夜戰戰忘寢與食今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推此之道當由士民之贍必須農桑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一夫不耕有受其饑一婦不織有受其寒饑寒並至而民不爲非者未之有也自頃年已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業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欲求大定豈可得哉亦由租入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彊羸課其田畝務令優均官私得所使家給戶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不犯科法然後刑罰不用風俗可整以羣僚之忠賢若盡心於時雖太古盛化未可卒致漢文升平庶幾可及及之則臣主俱榮不之則損削侵辱何可從容俯仰而已諸卿尚書可共咨度務取便佳田桑已至不可後時事定施行稱朕意焉

三年春三月西陵言赤鳥見秋用都尉嚴密議作浦里塘會稽郡謠言王亮當還爲天子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以聞黜爲候官侯遣之國道自殺衛送者伏罪

吳錄曰或云休鶴殺之至晉太康中吳故少府丹陽戴顓迎亮喪葬之賴鄉

以會稽南郡爲建安郡分宜都置建平郡

吳歷曰是歲得大鼎於建德縣

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涌溢秋八月遣光祿大夫周奕石偉巡行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爲黜陟之詔

楚國先賢傳曰石偉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學修節不怠介然獨立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即位特徵偉累遷至光祿勳及皓即位朝政昏亂偉乃辭老

耄痼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吳平建威將軍王戎親詣偉
太康二年詔曰吳故光祿大夫石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
雖處危亂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偉為議郎
加二千石秩以終厥世偉乃陽狂及盲不受晉爵年八十
三太熙元年卒

九月布山言白龍見是歲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
土中出

五年春二月白虎門北樓災秋七月始新言黃龍見八月壬
午大雨震電水泉涌溢乙酉立皇后朱氏戊子立子暉為太
子大赦

吳錄載休詔曰人之有名以相紀別長為作字憚其名耳
禮名子欲令難犯易避五十稱伯仲古或一字今人競作

好名好字又令相配所行不副此譬字伯明者也孤嘗哂

之或師友父兄所作或自己為師友尚可父兄猶非自為

最不謙孤今為四男作名字太子名暉暉音如湖水灣澳

之灣字首首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暉暉音如兕觥之觥

字昇昇音如玄磻首之磻次子名相同音如草莽之莽字

暉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寇寇音如褒衣下寬大之褒

字熒熒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故鈔

舊文會合作之夫書八體損益因事而生今造此名字既

不相配又字但一庶易棄避其普告天下使咸聞知臣

松之以為傳稱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治民

是以政成而民則易則生亂斯言之作豈虛也哉然欲令

難犯何患無名而乃造無况之字制不典之音違明詔於

前修垂嗤駭於後代不亦異乎是以墳土未乾而妻子絕滅師服之言于是乎徵矣

冬十月以衛將軍濮陽興爲丞相廷尉丁密光祿勳孟宗爲左右御史大夫休以丞相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唯此時舍書休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冲講論道藝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已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答曰孤之涉學羣書略徧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奸臣賊子古今賢愚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論講書耳不爲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奸變之事以此不欲令人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曜等

然後乃解也此都無所損君意特有所忌故耳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休答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爲非而君以爲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正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所不取布拜表叩頭休答曰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徃者所以相感今日之巍巍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之初休爲王時布爲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至踐阼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自嫌瑕短懼曜冲言之故尤患忌休雖解此旨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冲等入是歲使察戰到交趾調孔爵大豬

臣松之按察戰吳官號今揚都有察戰巷

六年夏四月泉陵言黃龍見五月交趾郡吏呂興等反殺太守孫譚譚先是科郡上手工千餘人送建業而察戰至恐復見取故興等因此扇動兵民招誘諸夷也冬十月蜀以魏見伐來告癸未建業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甲申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魏壽春將軍留平別詣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丁封孫異如沔中皆救蜀蜀主劉禪降魏問至然後罷呂興既殺孫譚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丞相興建取屯田萬人以爲兵分武陵爲天門郡

吳歷曰是歲青龍見於長沙白燕見於慈胡赤雀見於豫章

七年春正月大赦二月鎮軍陸抗撫軍步協征西將軍留平建平太守盛曼率衆圍蜀巴東守將羅憲夏四月魏將新附

督王稚浮海入句章略長吏賞林及男女二百餘口將軍孫越微得一船獲三十人秋七月海賊破海鹽殺司鹽校尉駱秀使中書郎劉川發兵廬陵豫章民張節等爲亂衆萬餘人魏使將軍胡烈步騎二萬侵西陵以救羅憲陸抗等引軍退復分交州置廣州壬午大赦癸未休薨

江表傳曰休寢疾日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子暉出拜之休把興臂而指暉以託之

年三十謚曰景皇帝

葛洪抱朴子曰吳景帝時戍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塗城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家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爲徼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爲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劔列侍靈座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

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公王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斑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輩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如棗許大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効也孫皓字元宗權孫和子也一名彭祖字皓宗孫休立封皓爲烏程侯遣就國西湖民景養相皓當大貴皓陰喜而不敢泄休薨是時蜀初亡而交阯攜叛國內震懼貪得長君左典軍萬彧昔爲烏程令與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疇也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與布說休妃太后朱欲以皓爲嗣朱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時年

二十三改元大赦是歲於魏咸熙元年也

元興元年八月以上大將軍施績大將軍丁奉爲左右大司馬張布爲驃騎將軍加侍中諸增位班賞一皆如舊九月貶太后爲景皇后追謚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爲太后十月封休太子暉爲豫章王次子汝南王次子梁王次子陳王立皇后滕氏

江表傳曰皓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料出宮女以配無妻禽獸擾於死者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爲明主皓既得志麤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興布竊悔之或以譖皓十一月誅興布十二月孫休葬定陵封后父滕牧爲高密侯

吳歷曰牧本名密避丁密改名牧丁密避牧改名爲固

勇何洪等三人皆列侯是歲魏置交阯太守之郡晉文帝爲魏相國遣昔吳壽春城降將徐紹孫或銜命齎書陳事勢利害以申喻皓

漢晉春秋載晉文王與皓書曰聖人稱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禮義是故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後上下安服羣生獲所逮至末塗純德既毀勦民之命以爭疆於天下違禮順之至理則仁者弗由也方今主上聖明覆幬無外僕備位宰輔屬當國重唯華夏垂殊方隅圯裂六十餘載金革亟動無年不戰暴骸喪元困悴罔定每用悼心坐以待旦將欲止戈興仁爲百姓請命故分命偏師平定蜀漢役未經年全軍獨克于時猛將謀夫朝臣庶士咸以奉天時之宜就既征之軍藉吞敵之勢宜遂回旗東指以臨吳境舟師

泛江順流而下陸軍南轅取徑四郡兼成都之械漕巴漢之粟然後以中軍整旅二方雲會未及浹辰可使江表底平南夏順軌然國朝深惟伐蜀之舉雖有靜難之功亦悼蜀民獨罹其害戰於絲竹者自元帥以下並受斬戮伏尸蔽地血流卅野一之於前猶追恨不忍况重之於後乎是故旋師按甲思與南邦共全百姓之命夫料力忖勢度資量險遠考古昔廢興之理近鑒西蜀安危之効隆德保祚去危即順屈己以寧四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履危偷安隕德覆祚而不稱於後世者非智者之所居也今朝廷遣徐紹孫或獻書喻懷若書御於前必少留意回慮革筭結歡弭兵共爲一家惠矜吳會施及中土豈不泰哉此昭心之大願也敢不承受若不獲命則普天率土期於大同雖重

千戈固不獲已也

甘露元年三月皓遣使隨紹或報書曰知以高世之才處案輔之任漸導之功勤亦至矣孤以不德階承統緒思與賢良共濟世道而以壅隔未有所緣嘉意允著深用依依今遣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弘璆宣明至懷

江表傳曰皓書兩頭言白稱名言而不著姓 吳錄曰陟字子上丹楊人初爲中書郎孫峻使詰南陽王和令其引分陟密使令正辭自理峻怒陟懼閉門不出孫休時父亮爲尚書令而陟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座出爲豫章太守 干寶晉紀曰陟璆奉使如魏入境而問諱人國而問俗壽春將王布示之馬射既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肄業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

爲之者矣布大慙既至魏帝遣之使僂問曰來時吳王何

如陟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寮陪位御膳無恙晉文王饗

之百寮畢會使僂者告曰某者安樂公也某者匈奴單于

也陟曰西王失土爲君王所禮位同三代莫不感義匈奴

邊塞難羈之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威恩遠著又問

吳之戍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

曰道里甚遠難爲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

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

數處耳文王善之厚爲之禮 臣松之以爲人有八尺之

體靡不受患防護風寒豈唯數處取譬若此未足稱能若

曰譬如金城萬雉所急防者四門而已方陟此對不猶愈

乎 吳錄曰皓以諸父與和相連及者家屬皆徙東冶唯

陟以有宓旨特封子孚都亭侯孚弟瞻字思遠入仕晉
騎將軍弘璆曲阿人弘咨之孫權外甥也璆後至中書令
太子少傅

紹行到濡須召還殺之徙其家屬建安始有白紹稱美中國
者故也夏四月蔣陵言甘露降於是改年大赦秋七月皓逼
殺景后朱氏亡不在正殿於苑中小屋治喪衆知其非疾病
莫不痛切又送休四子於吳小城尋復追殺大者二人九月
從西陵督步闡表徙都武昌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
鎮建業陟璆至洛遇晉文帝崩十一月乃遣還皓至武昌又
大赦以零陵南部爲始安郡桂陽南部爲始興郡十二月晉
受禪

寶鼎元年正月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弔祭晉文

帝及還儼道病死

吳錄曰儼字子節吳人也弱冠知名歷顯位以博聞多識
拜大鴻臚使於晉皓謂儼曰今南北通好以君爲有出境
之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蒙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
美磨鏑鋒鏑思不辱命既至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
侍中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尚書僕射羊祜尚
書何植並結縞帶之好

忠說皓曰北方守戰之具不設弋陽可襲而取皓訪羣臣鎮
西大將軍陸凱曰夫兵不得已而用之耳且三國鼎立已來
更相侵伐無歲寧居今疆敵新并巴蜀有兼土之實而遣使
求親欲息兵役不可謂其求援於我今敵形勢方彊而欲微
幸求勝未見其利也車騎將軍劉纂曰天生五才誰能去兵

譎詐相雄有自來矣若其有闕庸可棄乎宜遣間謀以觀其勢皓陰納纂言且以蜀新平故不行然遂自絕八月所在言得大鼎於是改年大赦以陸凱爲左丞相常侍萬彧爲右丞相冬十月永安山賊施但等聚衆數千人

吳錄曰永安今武康縣也

劫皓庶弟永安侯謙出烏程取孫和陵上鼓吹曲蓋比至建業衆萬餘人丁固諸葛靚逆之於牛屯大戰但等敗走獲謙謙自殺

漢晉春秋曰初望氣者云荊州有王氣破揚州而建業宮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發民掘荊州界大臣名家冢與山岡連者以厭之旣聞但反自以爲徙土得計也使數百人鼓譟入建業殺但妻子云天子使荊州兵來破揚州賊

以厭前氣

分會稽爲東陽郡分吳丹楊爲吳興郡

皓詔曰古者分土建國所以褒賞賢能廣樹藩屏秦毀五等爲三十六郡漢室初興闔立乃至百王因事制宜蓋無常數也今吳郡楊羨永安餘杭臨水及丹楊故鄣安吉原鄉於潛諸縣地勢水流之便悉注烏程旣宜立郡以鎮山越且以藩衛明陵奉承大祭不亦可乎其亟分此九縣爲吳興郡治烏程

以零陵北部爲邵陵郡十二月皓還都建業衛將軍滕牧留鎮武昌

二年春大赦右丞相萬彧上鎮巴丘夏六月起顯明宮

太康三年地記曰吳有太初宮方三百丈權所起也昭明

宮方五百丈皓所作也避晉諱故曰顯明 吳歷云顯明
在太初之東 江表傳曰皓營新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
山督攝伐木又破壞諸營大開園囿起土山樓觀窮極伎
巧功役之費以億萬計陸凱固諫不從

冬十二月皓移居之是歲分豫章廬陵長沙爲安成郡

三年春二月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爲司徒司空

吳書曰初固爲尚書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
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爲公平卒如夢焉

秋九月皓出東關丁奉至合肥是歲遣交州刺史劉俊前部
督修則等入擊交阯爲晉將毛炅等所破皆死兵散還人
建衡元年春正月立子瑾爲太子及淮陽東平王冬十口
年大赦十一月左丞相陸凱卒遣監軍虞汜威南將軍薛翊

蒼梧太守陶璜由荊州監軍李勗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皆
就合浦擊交阯

二年春萬彧還建業李勗以建安道不通利殺導將馮斐引
軍還三月天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夏四月左大司馬施
績卒殿中列將何定曰少府李勗枉殺馮斐擅徹軍退還勗
及徐存家屬皆伏誅秋九月何定將兵五千人上夏口獵都
督孫秀奔晉是歲大赦

三年春正月晦皓舉大衆出華里皓母及妃妾皆行東觀令
華覈等固爭乃還

江表傳曰初丹楊刁玄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
數事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
天下者荆揚之君乎又得國中降人言壽春下有童謠曰

吳天子當上皓聞之喜曰此天命也卽載其母妻子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陸道西上云青蓋入洛陽以順天命行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始死兵人不堪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耳皓聞之乃還是歲汜瑁破交阯禽殺晉所置守將九真日南皆還屬

漢晉春秋曰初霍弋遣楊稷毛昺等戍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而城沒者刺史受其罪稷等日未滿而糧盡乞降於瑁瑁不許而給糧使守吳人並諫瑁曰霍弋已死無能來者可須其糧盡然後乃受使彼來無罪而我取有義內訓吾民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昺糧盡救不至乃納之 華陽國志曰稷捷爲人昺捷寧人稷等城中食盡死亡者半將軍王約反降吳人得入

城獲稷昺皆囚之孫皓使送稷下都稷至合浦歐血死晉追贈交州刺史初毛昺與吳軍戰殺前部督修則陶瑁等以昺壯勇欲赦之而則子允固求殺昺昺亦不爲瑁等屈瑁等怒面縛昺詰之曰晉兵賊昺厲聲曰吳狗何等爲賊吳人生剖其腹允割其心肝罵曰庸復作賊昺猶罵不止曰尚欲斬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乃斬之晉武帝聞而哀矜卽詔使昺長子襲爵餘三子皆關內侯此與漢晉春秋所說不同

大赦分交阯爲新昌郡諸將破扶嚴置武平郡以武昌督范慎爲太尉右大司馬丁奉司空孟仁卒

吳錄曰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字易焉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襦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

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厲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
夜不懈蕭奇之曰卿宰相器也初爲驃騎將軍朱據軍吏
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
大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據亦稍知之除爲監池司馬自能
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爲魚官而以
鮓寄我非避嫌也遷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
來以寄母常不先食及聞母亡犯禁委官語在權傳特爲
減死一等復使爲官蓋優之也 楚國先賢傳曰宗母嗜
筍冬節將至時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嘆而筍爲之出得
以供母皆以爲至孝之所致感累遷光祿勳遂至公矣

西苑言鳳凰集改明年元

鳳皇元年秋八月徵西陵督步闡闡不應據城降晉遣樂鄉

都督陸抗圍取闡闡衆悉降闡及同討數十人皆夷三族大
赦是歲右丞相萬彧被譴憂死徙其子弟於廬陵

江表傳曰初皓游華里彧與丁奉留平密謀曰此行不急
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此語頗泄皓聞知
以彧等舊臣且以計恐而陰銜之後因會以毒酒飲彧傳
酒人私減之又飲留平平覺之服他藥以解得不死彧自
殺平憂懣月餘亦死

何定奸穢發聞伏誅皓以其惡似張布追改定名爲布

江表傳曰定汝南人本孫權給使也後出補吏定佞邪僭
媚自表先帝舊人求還內侍皓以爲樓下都尉典知酤糴
事專爲威福而皓信任委以衆事定爲子求少府李勗女
不許定挾忿譖勗於皓皓尺口誅之焚其尸定又使諸將

各上好犬皆千里遠求一犬至直數千匹御犬率具纓直錢一萬一犬一兵養以捕兎供厨所獲無幾吳人皆歸罪於定而皓以爲忠勤賜爵列侯吳歷曰中書郎奚熙諸宛陵令賀惠惠劭弟也遣使者徐祭訊治熙又譖祭顧護不即決斷皓遣使就宛陵斬祭收惠付獄會赦得免

二年春三月以陸抗爲大司馬司徒丁固卒秋九月改封淮陽爲魯東平爲齊又封陳留章陵等九王凡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恃皓寵遇繩之以法妾以愬皓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是歲太尉范曄卒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爲天子臨海太守奚熙與會稽太守郭誕書非論國政誕但白熙書不白妖言送付建安作船

會稽邵氏家傳曰邵疇字溫伯時爲誕功曹誕被收惶遽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自在疇之事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於已非府君罪吏上疇辭皓怒猶盛疇慮誕卒不免遂自殺以證之臨亡置辭曰疇生長邊陲不閑教道得以門資廁身本郡踰越儕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以福今妖訛橫興于國亂紀疇以噂嗜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足有慮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含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躁歸靜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爲愆實由於疇謹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唯乞天鑒特垂清察吏收疇喪得辭以聞皓乃免誕大刑送付建安作船疇亡時年四十皓嘉疇節義詔郡縣圖形廟堂

遣三郡督何植收熙熙發兵自衛斷絕海道熙部曲殺熙送
首建業夷三族秋七月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亡
叛大司馬陸抗卒自改年及是歲連大疫分鬱林爲桂林郡
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
於是大赦改年
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通長老
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又於湖邊得石函中有
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
赦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筭緡就在所斬之徇
首諸郡

江表傳曰浚在公清忠值郡荒旱民無資糧表求振貸皓
謂浚欲樹私恩遣人梟首又尚書熊睦見皓酷虐微有所
諫皓使人以刀環撞殺之身無完肌

秋八月京下督孫楷降晉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
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

江表傳曰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
穿駢羅穿中色黃赤不與本體相似俗相傳謂之石印又
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下有祠屋巫祝言石印神有三
郎時歷陽長表上言石印發皓遣使以太牢祭歷山巫言
石印三郎說天下方太平使者作高梯上看印文詐以朱
書石作二十字還以啓皓皓大喜曰吳當爲九州作都渚
乎從大皇帝及孤四世矣太平之主非孤復誰重遣使以
印綬拜三郎爲王又刻石立銘褒贊靈德以答休祥

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爲人瑞

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王又改元曰天紀元年夏夏口督孫慎出江夏汝南燒略居民初騶子張俶多所譖白累遷爲司直中郎將封侯甚見寵愛是歲奸情發聞伏誅

江表傳曰俶父會稽山陰縣卒也知俶不良上表云若用俶爲司直有罪乞不從坐皓許之俶表正彈曲二十人專糾司不法於是愛惡相攻互相謗告彈曲承言收累囹圄聽訟失理獄以賄成人民窮困無所措手足俶奢淫無厭取小妾三十餘人擅殺無辜衆奸並發父子俱見車裂

二年秋 月立成紀 等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

三年 太守脩允部曲督允轉桂林太守

疾病住廣州先遣馬將五百兵至郡安撫諸夷允死兵當分給馬等累世舊軍不樂離別皓時又科實廣州戶口馬與部曲將何典王族吳述殷興等因此恐動兵民合聚人衆攻殺廣州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興廣州刺史述南海太守典攻蒼梧族攻始興

漢晉春秋曰先是吳有說讖者曰吳之敗兵起南裔亡吳者公孫也皓聞之文武職位至于卒伍有姓公孫者皆徙於廣州不令停江邊及聞馬反大懼曰此天亡也

八月以軍師張悌爲丞相牛渚都督何植爲司徒執金吾滕循爲司空未拜轉鎮南將軍假節領廣州牧率萬人從東道討馬興族遇於始興未

馬殺南海太守劉略逐廣州刺史徐旗皓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西道命交州牧陶

璜部伍所領及合浦鬱林諸郡兵當與東西軍共擊馬有鬼
目菜生工人黃耆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又
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
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菜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買
菜作平慮草遂以耆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冬
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佃向涂中安東將軍王渾揚州刺史
周浚向牛渚建威將軍王戎向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向夏口
鎮南將軍杜預向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浮江
東下太尉賈充爲大都督量宜處要盡軍勢之中陶濬至武
昌聞北軍大出停駐不前初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沉醉
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爲司過之吏宴罷之後
各奏其闕失逆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

小者輒以爲罪後宮數千而採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宮人有
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岑昏險諛貴
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衆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爲皓盡
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命故也

吳平後晉侍中庾峻等問皓侍中李仁曰聞吳主披人面
別人足有諸乎仁曰以告者過此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
惡皆歸焉蓋此事也若信有之亦不足能怪昔唐虞五刑
三代七辟肉刑之制未爲酷虐皓爲一國之主秉殺生之
柄罪人陷法加之以懲何足多罪夫受堯誅者不能無怨
受桀賞者不能無慕此人情也又問曰云歸命侯乃惡人
橫睛逆視皆鑿其眼有諸乎仁曰亦無此事傳之者謬耳
曲禮曰視天子由裕以下視諸侯由頤以下視大夫由衡

視士則平面得游目五步之內視上於衡則傲下於帶則
憂旁則邪以禮視瞻高下不可不慎況人君乎哉視人君
相迕是乃禮所謂傲慢傲慢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
犯罪犯罪則陷不測矣正使有之將有何失凡仁所荅峻
等皆善之文多不悉載

四年春立中山代等十一王大赦濬彬所至則土崩瓦解靡
有禦者預又斬江陵督伍延渾復斬丞相張悌丹楊太守沈
瑩等所在戰克

于寶晉紀曰吳丞相軍師張悌護軍孫震丹楊太守沈瑩
帥衆三萬濟江圍成陽都尉張喬於楊荷橋衆才七千閉
柵自守舉白接告降吳副軍師諸葛靚欲屠之悌曰疆敵
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等以救兵未至

而力少故且僞降以緩我非來伏也因其無戰心而盡阬
之可以成三軍之氣若舍之而前必爲後患悌不從撫之
而進與討吳護軍張翰揚州刺史周浚成陣相對沈瑩領
丹楊銳卒刀楯五千號曰青巾兵前後屢陷堅陣於是吳
馳淮南軍三衝不動退引亂薛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
軍以次土崩將帥不能止張喬又出其後大敗吳軍于版
橋獲悌震瑩等襄陽記曰悌字巨先襄陽人少有名理
孫休時爲屯騎校尉魏伐蜀吳人問悌曰司馬氏得政以
來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資力遠
征巴蜀兵勞民疲而不知恤敗於不暇何以能濟昔夫差
伐齊非不克勝所以危亡不憂其本也况彼之事地乎悌
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威震四海崇詐杖術征伐無已

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叡承之條以慘虐內興宮室
外懼雄豪東西馳驅無歲獲安彼之失民爲日久矣司馬
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爲之
謀主而救其疾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
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同如反掌
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張矣
本根固矣羣情服矣奸計立矣今蜀闇宦專朝國無政令
而玩戎黷武民勞卒弊競于外利不脩守備彼彊弱不同
智筭亦勝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過無功終無
退北之憂覆軍之慮也何爲不可哉昔楚劔利而秦昭懼
孟明用而晉人憂彼之得志故我之大患也吳人笑其言
而蜀果降于魏晉來伐吳皓使悌督沈瑩諸葛靚率衆三

萬渡江逆之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
大舉萬里齊力必悉益州之衆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
有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也晉
之水軍必至於此矣宜畜衆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西
自清上方雖壞可還取之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
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
蜀兵來至此衆心必駭懼不可復整今宜渡江可用決戰
力爭若其敗喪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勝則北敵
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
如子計恐行散盡相與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
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戰吳軍大敗諸葛靚與五六百人
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謂曰且夫天下存

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如何故自取死為悌垂涕曰仲
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拔
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遁邪莫
牽曳之如是靚流涕放之去百餘步已見為晉軍所殺
吳錄曰悌少知名及處大任希合時趣將護左右清論譏
之搜神記曰臨海松陽人柳榮從悌至楊府榮病死船
中二日時軍已上岸無有理之者忽然大呼言人縛軍師
人縛軍師聲激揚遂活人問之榮曰上天北斗門下卒見
人縛張悌意中大愕不覺大呼言何以縛張軍師門下人
怒榮叱逐使去榮便去怖懼口餘聲發揚耳其日悌戰死
榮至晉元帝時猶在

三月丙寅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皓殺岑昏皓惶憤從之

于寶晉紀曰皓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皓曰北軍目近
而兵不舉刃陛下將如之何皓曰何故對曰坐岑昏皓獨
言若爾當以奴謝百姓眾因曰唯遂並起收昏皓駱驛追
止已屠之也

戊辰陶濬從武昌還即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
得二萬兵乘大船戰自足擊之於是合眾授濬節鉞明日當
發其夜眾悉逃走而王濬順流將至司馬佃王渾皆臨近境
皓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冲等計以遣使奉書於濬佃渾
曰昔漢室失統九州分裂先人因時略取江南遂分阻山川
與魏垂隔今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閭閻偷安未喻天命至於
今者猥煩六軍衡蓋路次遠臨江渚與凶震惶假息漏刻
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薺等奉所佩印綬委質

請命惟垂信納以濟元元

江表傳載皓將敗與舅何植書曰昔大皇帝以神武之略奮三千之卒割據江南席卷交廣開拓洪基欲祚之萬世至孤末德嗣守成緒不能張集黎元多爲咎闕以違天度闇昧之變反謂之祥致使南蠻逆亂征討未克聞晉大衆遠來臨江庶竭勞瘁衆皆摧退而張悌不反喪軍迴半孤甚愧悵于今無聊得陶濬表云武昌以西並復不守不守者非糧不足非城不固兵將皆戰耳兵之背戰豈怨兵邪孤之罪也天文縣變於上士口惜嘆於下觀此事執危如累卵吳祚終訖何其局哉天既亡吳孤所招也頃日黃壤當復何顏見四帝乎公其最勉音謨飛筆以聞皓又遺羣臣書曰孤以不德忝繼先軌處位一歷年政教凶勃遂令百

姓又困塗炭至使一朝歸命有道社稷傾覆宗廟無主慙愧山積沒有餘罪自惟空薄過偷尊號才瑣質穢任重王公故周易有折鼎之誠詩人有彼其之譏自居宮室仍抱篤疾計有不足思慮失中多所荒替邊側小人因生酷虐虐毒橫流忠順被害闇昧不覺尋其壅蔽孤負諸君事已難圖覆水不可收也今大晉平治四海勞心務於擢賢誠是英俊展節之秋也管仲極讐桓公用之良平去楚入爲漢臣舍亂就理非不忠也莫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嘉勗休尚愛敬動靜夫復何言投筆而已

壬申王濬最先到於是受皓之降解縛焚櫬延請相見

晉陽秋曰濬收其圖籍領州四郡四十二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

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

以皓致印綬於已遣使送皓皓舉家西遷以太康元年五月丁亥集于京邑四月甲申詔曰孫皓窮迫歸降前詔待之以不死今皓垂至意猶愍之其賜號爲歸命侯進給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穀五千斛錢五十萬絹五百匹絲五百斤皓太子瑾拜中郎諸子爲王者拜郎中

搜神記曰吳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保質童子少年以類相與嬉遊者日有十數永安二年三月有一異兒長四尺餘年可六七歲衣青衣來從羣兒戲諸兒莫之識也皆問曰爾誰家小兒今日忽來答曰見爾羣戲樂故來耳詳而視之眼有光芒燭燭外射諸

兒畏之重問其故兒乃答曰爾惡我乎我非人也乃熒惑星也將有以告爾三公鉏司馬如諸兒大驚或走告大人大人馳往觀之兒曰舍爾去乎竦身而躍即以化矣仰面視之若引一匹練以登天大人來者猶及見焉飄飄漸高有頃而沒時吳政峻急莫敢宣也後五年而蜀亡六年而晉興至是而吳滅司馬如矣 干寶晉紀曰王濬治船於蜀吾彥取其流梯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皓弗從陸抗之克步闡皓意張大乃使尚廣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順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皓不脩其政而恒有窺上國之志是歲也實在庚子

五年皓死于洛陽

萬曆二十四年刊

吳志三

三

王吳錄曰皓以四年十二月死時年四十二葬河南縣界
評曰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替位不終必然之勢也休以舊
愛宿恩任用興布不能拔進良才改絃易張雖志好善學何
益救亂乎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友于之義薄矣皓之淫
刑所濫隕斃流黜者蓋不可勝數是以羣下人人惴恐皆日
日以冀朝不謀夕其熒惑巫祝交致祥瑞以爲至急昔舜禹
躬稼至聖之德猶或矢誓衆臣予違女弼或拜昌言常若不
及况皓凶頑肆行殘暴忠諫者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淫
極侈宜腰首分離以謝百姓既蒙不死之詔復加歸命之寵
豈非曠蕩之恩過厚之澤也哉

孫盛曰夫古之立君所以司牧羣黎故必仰協乾坤履壽
萬物若乃淫虐是縱酷彼羣生則天人經之勦絕其祚奪
其南面之尊加其獨夫之戮是故湯武抗鉞不犯不順之
譏漢高奮劍而無失節之議何者誠四海之酷讐而人神
之所擯故也况皓罪爲逋寇虐過辛癸梟首素旗猶不足
以謝冤魂滂室荐社未足以紀暴迹而乃優以顯命寵錫
仍加豈龔行天罰伐罪吊民之義乎是以知僭逆之不懲
而凶酷之莫戒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聊譖猶然矧譖
虐乎且神旂電掃兵臨僞窟理窮勢迫然後請命不赦之
罪既彰三驅之義又塞極之權道亦無取焉 陸機著辨
亡論言吳之所以亡其上篇曰昔漢氏失御奸臣竊命禍
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
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
伯世威稜則夷羿震蕩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枋蒸

禮皇祖於時雲興之將帶州颺起之師跨邑哮鬪之羣風
驅熊羆之族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禍心
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若此其
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擧遺
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
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修師而威德翕赫履
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
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
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于紀旋皇輿
於夷庚反帝座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
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隕用集我大皇
帝以奇蹤襲於逸軌敵心發乎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

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
斷東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
士希光而影驚異人輻輳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爲師傅周
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爲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
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
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聲名光國政事
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
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
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
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筭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
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籍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
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

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一字
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
收迹遠遁漢王亦馮帝王之號率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
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
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
摧銳蓬籠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摧鋒勢劔
財匱而吳竟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
號鼎峙而立西屠庸蜀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苞百越之
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
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戟勁鏃望囂而奮庶
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于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
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于外閑明珠瑋寶輝於內

府珍瑰重跡而至竒玩應響而赴輶軒騁于南荒衝朝息
于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
大皇既歿幼主蒞朝奸回肆虐景皇聿興虔脩遺憲政無
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
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
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
爲公卿婁玄賀劭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爰及
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憂
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
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
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泆辰而社
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

一世之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
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
殊授任之才異也其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
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
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吳桓
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深遠矣其求
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
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于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
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
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官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
已以納謨士之筭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
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

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政之煩竒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
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蹇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
慷慨歸魯肅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
其謀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
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
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
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脩雖醲化懿網未齒乎上代抑其
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
其野沃其民練其財豐其器利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
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見有弘於茲者矣
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憲勤民謹政
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或曰吳

蜀唇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
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
穀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
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
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
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
陸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
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揚而爭舟
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
憑保城以延彊寇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
電發縣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
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

案甲養威反虜蹤跡待戮而不敢北闕生路彊寇敗績宵
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三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
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
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
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
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悴不其然與易曰湯武革
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
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
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
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
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氓非
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嶮易守也勁利之器

易用也先政之業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邁者何哉所以用
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恭已以
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
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
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
其難不足卹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
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丙申四月十二日校

夢禎

三嗣主傳第三

吳書

國志四十八

劉繇太史慈士燮傳第四

吳書 國志四十九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
焉繇伯父寵爲漢太尉

續漢書曰繇祖父本師受經傳博學羣書號爲通儒舉賢

良方正爲般長卒官寵字祖榮受父業以經明行修舉孝

廉光祿大夫察四行除東平陵令視事數年以母病棄官

百姓士民攀輿拒輪充塞道路車不得前乃止亭輕服潛

遁歸修供養後辟大將軍府稍遷會稽太守正身率下郡

中大治徵入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氏去治數十里有若邪

中在山谷間五六老翁年皆七八十聞寵遷相率共送寵

人齋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皆對曰山谷

鄙老生未嘗至郡縣他時吏發求不去民間或夜不絕狗

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吏稀至民間年老遭值聖化今聞當見棄去故勅力來送寵謝之爲選受一大錢故會稽號寵爲取一錢太守其清如是寵前後歷二郡入居九列四登三事家不藏賄無重寶器恒菲飯食薄衣服弊車羸馬號爲窶陋三去相位輒歸本土往來京師常下道脫驂過人莫知焉寵嘗欲止亭亭吏止之曰整頓傳舍以待劉公不可得止寵因過去其廉儉皆此類也以老病卒于家

繇兄岱字公山歷位侍中兗州刺史

續漢書曰繇父輿一名方山陽太守岱繇皆有雋才 英雄記稱岱孝悌仁恕以虛已受人

繇年十九從父躡爲賊所劫質繇篡取以歸由是顯名舉孝

廉爲郎中除下邑長時郡守以貴戚託之遂棄官去州辟部
濟南濟南相中常侍子貪穢不循繇奏免之平原陶丘洪薦
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柰何復舉正禮乎洪曰
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
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會辟司空掾除侍御史不就避亂淮
浦詔書以爲揚州刺史時袁術在淮南繇畏憚不敢之州欲
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術圖爲僭逆攻沒諸郡縣繇遣
樊能張英屯江邊以拒之以景賁術所授用乃追逐使去於
是術乃自置揚州刺史與景賁并力攻英能等歲餘不下漢
命加繇爲牧振武將軍衆萬餘人孫策東渡破英能等繇奔
丹徒

袁弘漢紀曰劉繇將奔會稽許子將曰會稽富實策之所

貪且窮在海隅不可生也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荊州
若收合吏民遣使貢獻與曹兗州相聞雖有袁公路隔在
其間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救
濟繇從之

遂沂江南保豫章駐彭澤笮融先至殺太守朱皓

笮音壯力反獻帝春秋曰是歲繇屯彭澤又使融助皓討
劉表所用太守諸葛玄許子將謂繇曰笮融出軍不顧命
名義者也朱文明善推誠以信人宜使密防之融到果詐
殺皓代領郡事

入居郡中繇進討融為融所破更復招合屬縣攻破融融敗
走入山為民所殺繇尋病卒時年四十二笮融者丹楊人初
家眾數百往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彭城運漕遂放縱

擅殺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
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
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
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
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
計曹公攻陶謙徐土搔動融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
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先是彭城相薛禮為陶謙所偏屯
秣陵融利廣陵之眾因酒酣殺昱放兵大略因載而去過殺
禮然後殺皓後策西伐江夏還過豫章收載繇喪善遇其家
王朗遺策書曰劉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達實賴尊門為之
先後用能濟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結意情在終
始後以袁氏之嫌稍更乖刺更以同盟還為讐敵原其本心

實非所樂康寧之後常念渝平更成復踐宿好一爾分離款
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爲傷恨知敦以厲薄德以報怨收骨育
孤哀亡愍存捐既往之猜保六尺之託誠深恩重分美名厚
實也昔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之謂之得禮誠良
史之所宜藉鄉校之所嘆聞正禮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
殊異威盛刑行施之以恩不亦優哉繇長子基字敬輿年十
四居繇喪盡禮故吏餽餉皆無所受繇口恩三十四
吳書曰基遭多難嬰丁困苦潛處味道不以爲戚與詳弟
居常夜卧早起妻妾希見其面諸弟敬憚事之猶父不妄
交游門無雜賓
姿容美好孫權愛敬之權爲驃騎將軍辟東曹掾拜輔義校
尉建忠中郎將權爲吳王遷基大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

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權
時嘗於船中宴飲於船樓上值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
餘人不得也其見待如此徙郎中令權稱尊號改爲光祿勳
分平尚書事年四十九卒後權爲子霸納基女賜第一區四
時寵賜與全張比基二弟鑠尚皆騎都尉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少好學仕郡奏曹史會郡與州
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爲善時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求
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
州吏始欲求通態問曰君欲通章邪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
上慈曰章題署得無誤邪取來視之吏殊不知其東萊人也
因爲取章慈已先懷刀便截敗之吏踴躍大呼言人壞我章
慈將至車間與語曰向使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

是爲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默然俱出去可以存易亡無事俱就刑辟吏言君爲郡敗吾章已得如意欲復亡爲慈答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通與未耳吾用意太過乃相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譴怒故俱欲去爾吏然慈言即日俱去慈既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家聞之更遣吏有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其短由是知名而爲州家所疾恐受其禍乃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時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瞻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爲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時圍尚未密夜同間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待外救外救未有至者而圍日逼融欲告急平原

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來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遣慈之意邪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融乃然之於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之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卧慈復植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下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遂到平原說備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

共患之義今管亥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區區延頸恃仰使慈冒白刃突重圍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惟君所以存之備歛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邪即遣精兵三千人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融既得濟益竒貴慈曰卿吾之少友也事畢還啓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慈自遼東還未與相見暫渡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爲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二騎卒遇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擊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慈當與繇俱奔豫章而遁於蕪湖亡入山中稱丹楊

太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立屯府大爲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討遂見囚執策即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

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爲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即解縛請見咨問進取之術慈答曰破軍之將不足與論事策曰昔韓信定計於廣武今策決疑於仁者君何辭焉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若儻分散難復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長跪答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爲先終不欺策明日大請諸將豫設酒食立竿視影日中而慈至策大悅常與參論諸軍事臣松之案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爲

策所得與本傳大異疑爲謬誤 江表傳曰策問慈曰聞卿昔爲太守劫州章赴文舉請詣玄德皆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射鈞斬祛古人不嫌孤是卿知已勿憂不如意也出教曰龍欲騰翥先階尺木者也即署門下督還吳授兵拜折衝中郎將後劉繇亡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安焉

江表傳曰策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爲袁氏攻廬江其意頗猥理恕不足何者先君手下兵數千餘人盡在公路許孤志在立事不得不屈意於公路求索故兵再往纔得千餘人耳仍令孤攻廬江爾時事勢不得不爲行但其後不達臣節自棄作邪僭事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孤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今劉繇喪亡恨不及

其生時與共論辯今兒子在豫章不知華子魚待遇何如其故部曲復依隨之否卿則州人昔又從事寧能往視其兒子並宣孤意於其部曲部曲樂來者便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察子魚所以牧禦方規何似視廬陵鄱陽人民親附之否卿手下兵宜將多少自由意慈對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待遇過望古人報生以死期於盡節沒而後已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自足以往還也

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反江表傳曰策初遣慈也議者紛紜謂慈未可信或云與華子魚州里恐留彼爲籌策或疑慈西託黃祖假路還北多

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語皆非也孤斷之詳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其心有士謨志經道義貴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已死亡不相負諸君勿復憂也慈從豫章還議者乃始服慈見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非籌略才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楊僮芝自擅廬陵詐言被詔書爲太守鄱陽民帥別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魚所遣長吏言我以別立郡須漢遣真太守來當迎之耳子魚不能諧廬陵鄱陽近自海昏有上繚壁有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惟輸租布於郡耳發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魚亦覩視之而已策附掌大笑仍有兼并之志矣頃之遂定豫章

劉表從子磐驍勇數爲寇於艾西安諸縣策於是分海昏建

昌左右六縣以慈爲建昌都尉治海昏并督諸將拒磐磐絕迹不復爲寇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髯後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焚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於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孫權統事以慈能制磐遂委南方之事年四十一建安十一年卒

吳書曰慈臨亡歎息曰丈夫生世當帶七尺之劍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從奈何而死乎權甚悼惜之

子享官至越騎校尉

吳書曰享字元復歷尚書吳郡太守

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其先本魯國汶陽人至王莽之亂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賜桓帝時爲日南太守燮少游學

京師事穎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公事免
官父賜喪闋後舉茂才除巫令遷交趾太守第壹初爲郡督
郵刺史丁宮徵還京都壹侍送勤恪宮感之臨別謂曰刺史
若待罪三事當相辟也後宮爲司徒辟壹比至宮已免黃琬
代爲司徒甚禮遇壹董卓作亂壹亡歸鄉里

吳書曰琬與卓相害而壹盡心於琬甚有聲稱卓惡之乃
署教曰司徒掾士壹不得除用故歷年不遷會卓入闕壹
乃亡歸

交州刺史朱符爲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乃表壹領合浦太
守次弟徐聞令黼領九真太守黼音于鄙反見字林弟武領海南太
守燮體器寬厚謙虛下士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耽
玩春秋爲之注解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趾士府

君既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
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河西
曷以加之官事小閑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
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書兼通古
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尚書
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燮兄弟並爲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
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鍾磬備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
人夾轂焚燒香者常有數十妻妾乘輜輶子弟從兵騎當時
貴重震服百蠻尉他不足踰也

葛洪神仙傳曰燮嘗病死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藥與服
以水含之捧其頤搖稍之食頃即開目動手顏色漸復半
日能起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常奉字君異候官人也

武先病沒朱符死後漢遣張津爲交州刺史津後又爲其將
區景所殺而荊州牧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是時蒼梧太守
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與恭俱至漢聞張津死賜燮璽書
曰交州絕域南帶江海上恩不宣下義壅隔知逆賊劉表又
遣賴恭闚看南土今以燮爲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阯
太守如故後燮遣吏張旻奉貢詣京都是時天下喪亂道路
斷絕而燮不廢貢職特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後
巨與恭相失舉兵逐恭恭走還零陵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
騭爲交州刺史騭到燮率兄弟奉承節度而吳巨懷異心騭
斬之權加燮爲左將軍建安末年燮遣子廞入質權以爲武
昌太守燮壹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將燮又誘導益州豪姓
雍闓等率郡人民使搖東附權益嘉之遷衛將軍封龍編侯

弟壹偏將軍都鄉侯燮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數
明珠大貝流離翡翠璆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龍眼之
屬無歲不至壹時貢馬凡數百匹權輒爲書厚加寵賜以答
慰之燮在郡四十餘歲黃武五年年九十卒權以交阯縣遠
乃分合浦以北爲廣州呂岱爲刺史交阯以南爲交州戴良
爲刺史又遣陳時代燮爲交阯太守岱留南海良與時俱前
行到合浦而燮子徽自署交阯太守發宗兵拒良良留合浦
交阯桓鄰燮舉吏也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笞殺鄰鄰兄治
子發又合宗兵擊徽徽閉門城守治等攻之數月不能下乃
約和親各罷兵還而呂岱被詔誅徽自廣州將兵晝夜馳入
過合浦與良俱前壹子中郎將匡與岱有舊岱署匡師友從
事先移書交阯告喻禍福又遣匡見徽說令服罪雖失郡守

保無他憂岱尋匡後至徽兄祗弟幹頌等六人肉袒奉迎岱
謝令復服前至郡下明日早施帳幔請徽兄弟以次入賓客
滿坐岱起擁節讀詔書數徽罪過左右因反縛以出即皆伏
誅傳首詣武昌
孫盛曰夫柔遠能邇莫善於信保大定功莫善於義故齊
桓割基德彰於柯會晉文始伯義顯於伐原故能九合一
匡世主夏盟令問長世貽範百王呂岱師友士匡使通信
誓微兄弟肉袒推心委命岱因滅之以要功利君子是以
知孫權之不能遠略而呂氏之祚不延者也
壹黜匡後出權原其罪及燮質子厥皆免為庶人數歲壹黜
坐法誅厥病卒無子妻寡居詔在所月給俸米賜錢四十萬
評曰劉繇藻厲名行好尚臧否至於擾攘之時據萬里之上

其長也太史慈信義篤烈有古人之分士燮作守南越傷
濟終世至子不慎自貽凶咎蓋庸才玩富貴而恃阻險使之
然也

萬曆丙申四月二十七日校

夢禎

劉繇太史慈士燮傳第四

吳書 國志四十九

萬曆二十四年刊

吳志四

上

魏書丙申國氏二十七日

妃嬪傳第五

吳書

國志五十

孫破虜吳夫人吳主權母也本吳人徙錢唐早失父母與弟景居孫堅聞其才貌欲娶之吳氏親戚嫌堅輕狡將拒焉堅甚以慙恨夫人謂親戚曰何愛一女以取禍乎如有不遇命也於是遂許為婚生四男一女

夫搜神記曰初夫人孕而夢月入其懷既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其懷以告堅曰昔妊策夢月入我懷今也又夢日入我懷何也堅曰日月者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

景常隨堅征伐有功拜騎都尉表術上景領丹楊太守討故太守周昕遂據其郡孫策與孫河呂範依景合眾共討涇縣山賊祖郎郎敗走會景為劉繇所迫復北依術術以為督軍

中郎將與孫賁共討樊能于麋於橫江又擊笮融薛禮於秣陵時策被劄牛渚降賊復反景攻討盡禽之從討劉繇繇奔豫章策遣景賁到壽春報術術方與劉備爭徐州以景爲廣陵太守術後僭號策以書喻術術不納便絕江津不與通使人告景景卽委郡東歸策復以景爲丹楊太守漢遣議郎王誦音音銜命南行表景爲揚武將軍領郡如故及權少年統業夫人助治軍國甚有補益要其人其對而主策又會稽典錄曰策功曹魏騰以迂意見譴將殺之士大夫憂恐計無所出夫人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夫人智略權譎類皆如此

建安七年臨薨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合葬高陵

志林曰按會稽貢舉簿建安十二年到十三年闕無舉者云府君遭憂此則吳后以十二年薨也八年九年皆有貢舉斯甚分明

八年景卒官子奮授兵爲將封新亭侯卒

吳書曰權征荊州拜奮吳郡都督以鎮東方

子安嗣安坐黨魯王霸死奮弟祺

吳書曰祺與張溫顧譚友善權令關平辭訟事

封都亭侯卒子纂嗣纂妻卽滕胤女也胤被誅并遇害

吳主權謝夫人會稽山陰人也父嬰漢尚書郎徐令

嬰子承撰後漢書稱嬰幼以仁孝爲行明達有令才嬰弟

貞履蹈法度篤學尚義舉孝廉建昌長卒官

權母吳爲權聘以爲妃愛幸有寵後權納姑孫徐氏欲令謝下之謝不肯由是矢志早卒後十餘年弟承拜五官郎中稍遷長沙東部都尉武陵太守撰後漢書百餘卷

會稽典錄曰承字偉平博學洽聞嘗所知見終身不忘子崇揚威將軍崇弟勗吳郡太守並知名

吳主權徐夫人吳郡富春人也祖父真與權父堅相親堅以妹妻真生琨琨少仕州郡漢末擾亂去吏隨堅征伐有功拜偏將軍堅薨隨孫策討樊能于麋等於橫江擊張英於當利口而船少欲駐軍更求琨母時在軍中謂琨曰恐州家多發水軍來逆人則不利矣如何可駐邪宜伐蘆葦以爲泚佐船渡軍

泚音敷郭璞注方言曰泚水中渾也

琨具啓策策卽行之衆悉俱濟遂破英擊走笮融劉繇事業克定策表琨領丹楊太守會吳景委廣陵來東復爲丹楊守

江表傳曰初袁術遣從弟胤爲丹楊策令琨討而代之會

景還以景前任仕丹楊寬仁得衆吏民所思而琨手下兵多策嫌其太重且方攻伐宜得琨衆乃復用景召琨還矣

琨以督軍中郎將領兵從破盧江太守李術封廣德侯遷平虜將軍後從討黃祖中流矢卒琨生夫人初適同郡陸尚尚卒權爲討虜將軍在吳聘以爲妃使母養子登後權遷移以

夫人妬忌廢處吳積十餘年權爲吳王及卽尊號登爲太子羣臣請立夫人爲后權意在步氏卒不許後以疾卒兄矯嗣

父琨侯討平山越拜偏將軍先夫人卒無子弟祚襲封亦以戰功至于蕪湖督平魏將軍

吳主權步夫人臨淮淮陰人也與丞相騭同族漢末其母攜將徙廬江廬江爲孫策所破皆東渡江以美麗得幸於權寵冠後庭生二女長曰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

吳曆曰纂先尚權中女早卒故又以小虎爲繼室

夫人性不妬忌多所推進故久見愛待權爲王及帝意欲以爲后而羣臣議在徐氏權依違者十餘年然宮內皆稱皇后親戚上疏稱中宮及薨臣下緣權指請追正名號乃贈印綬策命曰惟赤烏元年閏月戊子皇帝曰嗚呼皇后惟后佐命共承天地虔恭夙夜與朕均勞內教脩整禮義不愆寬容慈惠有淑懿之德民臣縣望遠近歸心朕以世難未夷大統未一緣后雅志每懷謙損是以于時未授名號亦必謂后降年

有永永與朕躬對揚天休不寤奄忽大命近止朕恨本意不早以頌傷后殂逝以祭天祿愍悼之至痛于厥心今使使持節以和醴陵亭侯雍奉策授號配食先后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哉葬於蔣陵

吳主權王夫人琅邪人也

吳書曰夫人父名盧九

夫人以選入宮黃武中得幸生孫和寵次步氏步氏薨後和立爲太子權將立夫人爲后而全公主素憎夫人稍稍譖毀及權寢疾言有喜色由是權深責怒以憂死和子皓立追尊夫人曰大懿皇后封三弟皆列侯

吳主權王夫人南陽人也以選入宮嘉禾中得幸生孫休及和爲太子和母貴重諸姬有寵者皆出居外夫人出公安卒

因葬焉休卽位遣使追尊曰敬懷皇后改葬敬陵王氏無後
封同母弟文雍爲亭侯

吳主權潘夫人會稽句章人也父爲吏坐法死夫人與姊俱
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宮得幸有娠夢有似龍頭授已
者已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赤烏十三年亮立爲太子請出
嫁夫人之姊權聽許之明年立夫人爲皇后性險妬容媚自
始至卒譖害表夫人等甚衆

吳錄曰表夫人者表術女也有節行而無子權數以諸姬
子與養之輒不育及步夫人薨權欲立之夫人自以無子
固辭不受

權不豫夫人使問中書令孫弘呂后專制故事侍疾疲勞因
以羸疾諸宮人伺其昏卧共縊殺之託言中惡後事泄坐死

者六七人權尋薨合葬蔣陵孫亮卽位以夫人姊壻譚紹爲
騎都尉授兵亮廢紹與家屬送本郡廬陵

孫亮全夫人全尚女也尚從祖母公主愛之每進見輒與俱
及潘夫人母子有寵全主自以與孫和母有隙乃勸權爲潘
氏男亮納夫人亮遂爲嗣夫人立爲皇后以尚爲城門校尉
封都亭侯代滕胤爲太常衛將軍進封永平侯錄尚書事時
全氏侯有五人並典兵馬其餘爲侍郎騎都尉宿衛左右自
吳興外戚貴盛莫及及魏大將諸葛誕以壽春來附而全擇
全端全禕全儀等並因此際降魏全熙謀泄見殺由是諸全
衰弱會孫綝廢亮爲會稽王後又黜爲候官侯夫人隨之國
居候官尚將家屬徙零陵迫見殺

吳錄曰亮妻惠解有容色居候官吳平乃歸永寧中卒

孫休朱夫人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也

臣松之以爲休妻其甥事同漢惠荀悅譏之已當故不復

廣言

赤烏末權爲休納以爲妃休爲瑯邪王隨居丹楊建興中孫峻專政公族皆患之全尚妻卽峻姊故惟全主祐焉初孫和爲太子時全主諧害王夫人欲廢太子立魯王宋主不聽由是有隙五鳳中孫儀謀殺峻事覺被誅全主因言宋主與儀同謀峻枉殺宋主休懼遣夫人還建業執手泣別旣至峻遣還休太平中孫亮知宋主爲全主所害問宋主死意全主懼曰我實不知皆據二子能損所白亮殺熊損損妻是峻妹也孫綝益忌亮遂廢亮立休永安五年立夫人爲皇后休卒羣臣尊夫人爲皇太后孫皓卽位月餘貶爲景皇后稱安定官

甘露元年七月見逼薨合葬定陵

搜神記曰孫峻殺宋主埋於石子岡歸命卽位將欲改葬之冢墓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識主亡時所著衣服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伺其靈使察鑿之不得相近久時二人俱白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上著青錦束頭紫白袷裳丹綈絲履從石子岡上半岡而以手抑膝長太息小住須臾進一冢上便止徘徊良久奄然不見二人之言不謀而同於是開冢衣服如之

孫和何姬丹楊句容人也父遂本騎士孫權嘗游幸諸營而姬觀於道中權望見異之命宦者召入以賜子和生男權喜名之曰彭祖卽皓也太子和旣廢後爲南陽王居長沙孫亮卽位孫峻輔政峻素媚事全主全主與和母有隙遂勸峻徙

和居新都遣使賜死嫡妃張氏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養孤遂拊育皓及其三弟皓卽位尊和爲昭獻皇帝

吳錄曰皓初尊和爲昭獻皇帝俄改曰文皇帝

何姬爲昭獻皇后稱升平宮月餘進爲皇太后封弟洪永平侯蔣溧陽侯植宣成侯洪卒子邈嗣爲武陵監軍爲晉所殺植官至大司徒吳末昏亂何氏驕僭子弟橫放百姓患之故民譌言皓久死立者何氏子云

江表傳曰皓以張布女爲美人有寵皓問曰汝父所在答曰賊以殺之皓大怒棒殺之後思其顏色使巧工刻木作美人形象恒置座側問左右布復有女否答曰布大女適故衛尉馮朝子純卽奪純妻入宮大有寵拜爲左夫人晝夜與夫人房宴不聽朝政使尚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

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工匠因緣偷盜府藏爲空會夫人死皓哀愍思念葬于苑中大作冢使工匠刻栢作木人內冢中以為兵衛以金銀珍玩之物送葬不可稱計已葬之後皓治喪於內半年不出國人見葬大奢麗皆謂皓已死所葬者是也皓舅子何都顏狀似皓云都代立臨海太守奚熙信譌言舉兵欲還誅都都叔父信時爲備海督擊殺熙夷三族譌言乃息而人心猶疑孫皓滕夫人故太常胤之族女也胤夷滅夫人父牧以疎遠徙邊郡孫休卽位大赦得還以牧爲五官中郎皓旣封烏程侯聘牧女爲妃皓卽位立爲皇后封牧高密侯拜衛將軍錄尚書事後朝士以牧尊戚頗推令諫爭而夫人寵漸衰皓益不悅皓母何恒左右之又太史言於運歷后不可易皓信巫

現故得不廢常供養升平宮牧見遣居倉梧郡雖爵位不奪其實喬也遂道路憂死長秋官僚備員而已受朝賀表疏如故而皓內諸寵姬佩皇后璽綬者多矣

江表傳曰皓又使黃門備行州郡科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當歲歲言名年十五六一簡閱簡閱不中乃得出嫁後宮千數而採擇無已

天紀四年隨皓遷于洛陽

評曰易稱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誠哉是言也遠觀齊桓近察孫權皆有識士之明傑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閨庭錯亂遺笑古今殃流後嗣由是論之惟以道義爲心平一爲主者然後克免斯累邪

妃嬪傳第五

吳書

國志五十一

宗室傳第六

吳書

國志五十一

孫靜字幼臺堅季弟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爲保障衆咸附焉策破劉繇定諸縣進攻會稽遣人請靜靜將家屬與策會于錢唐是時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策數度水戰不能克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而道之要徑也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帥衆爲軍前隊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曰頃連雨水濁兵飲之多腹痛令促具甕缶數百口澄水至昏暮四維然火誑朗便分軍夜投查瀆道襲高遷屯

臣松之案今永興縣有高遷橋查音祖加反

朗大驚遣故丹楊太守周昕等帥兵前戰策破昕等斬之遂

定會稽

會稽典錄曰昕字大明少游京師師事太傅陳蕃博覽羣書明於風角善推災異辟太尉府舉高第稍遷丹楊太守曹公起義兵昕前後遣兵萬餘人助公征伐表術之在淮南也昕惡其淫虐絕不與通獻帝春秋曰表術遣吳景攻昕未拔景乃募百姓敢從周昕者死不赦昕曰我則不德百姓何罪遂散兵還本郡

表拜靜爲奮武校尉欲授之重任靜戀墳墓宗族不樂出仕求留鎮守策從之權統事就遷昭義中郎將終於家有五子嵩瑜皎與謙嵩三子綽超恭超爲偏將軍恭生峻綽生琳瑜字仲異以恭義校尉始領兵衆是時賓客諸將多江西人瑜虛心緩撫得其歡心建安九年領丹楊太守爲衆所附至

萬餘人加綏遠將軍十一年與周瑜共討麻保二屯破之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權欲交戰瑜說權持重權不從軍果無功遷奮威將軍領郡如故自溧陽徙屯牛渚瑜以永安人饒助爲襄安長無錫人顏連爲居巢長使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濟陰人馬普篤學好古瑜厚禮之使二府將吏子弟數百人就受業遂立學官臨饗講肄是時諸將皆以軍務爲事而瑜好樂墳典雖在戎旅誦聲不絕年三十九建安二十年卒瑜五子彌熙燿曼紘曼至將軍封侯

孫皎字叔朗始拜護軍校尉領衆二千餘人是時曹公數出濡須皎每赴拒號爲精銳遷都護征虜將軍代程普督夏口黃蓋及兄瑜卒又并其軍賜沙羨雲杜南新市竟陵爲奉邑自置長吏輕財能施善於交結與諸葛瑾至厚委廬江劉靖

以得失江夏李允以衆事廣陵吳碩河南張梁以軍旅而傾
心親待莫不自盡皎嘗遣兵候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皎皎
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曰今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
以往不得擊其老弱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嘗以小故與甘
寧忿爭或以諫寧寧曰臣子一例征虜雖公子何可專行侮
人邪吾值明主但當輸効力命以報所天誠不能隨俗屈曲
矣權聞之以書讓皎曰自吾與北方爲敵中間十年初時相
持年小今者且三十矣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授
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欲使如楚任
昭奚恤揚威於北境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近聞卿與其興
霸飲因酒發作侵陵其人其人求屬呂蒙督中此人雖麤豪
有不如人意時然其較略大丈夫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

親愛之卿疎憎之卿所爲每與吾違其可久乎夫居敬而行
簡可以臨民愛人多容可以得衆二者尚不能知安可董督
在遠禦寇濟難乎卿行長大特受重任上有遠方瞻望之視
下有部曲朝夕從事何可恣意有盛怒邪人誰無過貴其能
改宜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煩諸葛子瑜重宣吾意臨書摧
愴心悲淚下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寧結厚後呂蒙當襲南
郡權欲令皎與蒙爲左右部大督蒙說權曰若至尊以征虜
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爲左右部督共攻江
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
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爲大督命皎爲後繼禽關
羽定荊州皎有力焉建安二十四年卒權追錄其功封子胤
爲丹楊侯胤卒無子弟晞嗣領兵有罪自殺國除弟咨彌儀

皆將軍封侯咨羽林督儀無難督咨為滕胤所殺儀為孫峻所害

孫奐字季明兄皎既卒代統其眾以楊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在事一年尊皎舊迹禮劉靖李允吳碩張梁及江夏閭舉等並納其善奐訥於造次而敏於當官軍民稱之黃武五年權攻石陽奐以地主使所部將軍鮮于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自帥吳碩張梁五千人為軍前鋒降高城得三將大軍引還權詔使在前住駕過其軍見奐軍陣整齊權歎曰初吾憂其遲鈍今治軍諸將少能及者吾無憂矣拜揚威將軍封沙羨侯吳碩張梁皆裨將軍賜爵關內侯

江表傳曰初權在武昌欲還都建業而慮水道汭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懷疑及至夏口於塢中大會百官議之詔曰諸將吏勿拘位任其有計者為國言之諸將或陳宜立柵夏口或言宜重設鈇鎖者權皆以為非計時梁為小將未有知名乃越席而進曰臣聞香餌引泉魚重幣購勇士今宜明樹賞罰之信遣將入沔與敵爭利形勢既成彼不敢干也使武昌有精兵萬人付智略者任將常使嚴整一旦有警應聲相赴作甘水城輕艦數千諸所宜用皆使備具如此開門延敵敵自不來矣權以梁計為最得即超增梁位後稍以功進至沔中督

奐亦愛樂儒生復命部曲子弟就業後仕進朝廷者數十人年四十嘉禾三年卒子承嗣以昭武中郎將代統兵領郡赤烏六年卒無子封承庶弟壹奉奐後襲業為將孫峻之誅諸葛恪也壹與全熙施績攻恪弟公安督融融自殺壹從鎮南

遷鎮軍假節督夏口及孫綝誅滕胤呂據胤皆壹之妹夫也壹弟封又知胤據謀自殺綝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已率部曲千餘口過將胤妻奔魏魏以壹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封吳侯以故主芳貴人邢氏妻之邢美色妬忌下不堪命遂共殺壹及邢氏壹入魏黃初三年死

孫賁字伯陽父羌字聖壹堅同產兄也賁早失二親弟輔嬰孩賁自贍育友愛甚篤爲郡督郵守長堅於長沙舉義兵賁去吏從征伐堅薨賁攝帥餘衆扶送靈柩後表術徙壽春賁又依之術從兄紹用會稽周昂爲九江太守紹與術不協術遣賁攻破昂於陰陵術表賁領豫州刺史轉丹楊都尉行征虜將軍討平山越爲揚州刺史劉繇所迫逐因將士衆還住歷陽頃之術復使賁與吳景共擊樊能張英等未能拔及策東渡助賁景破英能等遂進擊劉繇繇走豫章策遣賁景還壽春報術值術僭號署置百官除賁九江太守賁不就棄妻孥還江南

江表傳曰表術以吳景守廣陵策族兄香亦爲術所用作汝南太守而令賁爲將軍領兵在壽春策與景等書曰今征江東未知二三君意云何耳景卽棄守歸賁因而後免香以道遠獨不得還 吳書曰香字文陽父儒字仲孺堅再從弟也仕郡主簿功曹香從堅征伐有功拜郎中後爲表術驅馳加征南將軍死於壽春

時策已平吳會二郡賁與策征廬江太守劉勳江夏太守黃祖軍旋聞繇病死過定豫章上賁領太守

江表傳曰時丹楊僮芝自署廬陵太守策留賁弟輔領兵

住南昌策謂賁曰兄今據豫章是扼僮芝咽喉而守其門戶矣但當伺其形便因令國儀杖兵而進使公瑾爲作勢援一舉可定也後賁聞芝病卽如策計周瑜到巴丘輔遂得進據廬陵

後封都亭侯建安十三年使者劉隱奉詔拜賁爲征虜將軍領郡如故在官十一年卒子鄰嗣鄰年九歲代領豫章進封都鄉侯

吳書曰鄰字公達雅性精敏幼有令譽在郡垂二十年討平叛賊攻績脩理召還武昌爲統帳督時太常潘濬掌荊州事重安長陳留舒燮有罪下獄濬嘗失燮欲寘之於法論者多爲有言濬猶不釋鄰謂濬曰舒伯膺兄弟爭死海內義之以爲美譚仲膺又有奉國舊意今君殺其

子弟若天下一統青蓋北巡中州士人必問仲膺繼嗣答者云潘承明殺燮於事何如濬喜心卽解燮用得濟

博物志曰仲膺名邵初伯雍有親友爲人所殺仲膺爲報怨事覺兄弟爭死皆得免袁術時邵爲阜陵長亦見江表傳鄰遷夏口沔中督威遠將軍所居任職赤烏十二年卒子苗嗣苗弟旅及叔父安熙績皆歷列位

吳歷曰鄰又有子曰述爲武昌督平荊州事震無難督諸城門校尉歆樂鄉督震後禦晉軍與張悌俱死賁曾孫惠字德施惠別傳曰惠好學有才智晉永寧元年赴齊王冏義以功封晉興侯辟大司馬賊曹屬冏驕矜僭侈天下失望惠獻言於冏諷以五難四不可勸令委讓萬機歸潘青岱辭甚深切冏不能納頃之果敗成都王穎召爲大將軍

參軍是時賴將有事於長沙以陸機爲前鋒都督惠與機鄉里親厚憂其致禍謂之曰子盍讓都督於王粹乎機曰將謂吾避賊首鼠更速其害機尋被戮二弟雲眈亦見殺惠甚傷恨之永興元年乘輿幸鄴司空東海王越治兵下邳惠以書干越詭其姓名自稱南岳逸民秦秘之勉以勤王匡世之略辭義甚美越省其書榜題道衢招求其人惠乃出見越卽以爲記室參軍專掌文疏豫參謀議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辭旨累遷顯職後爲廣武將軍安豐內史年四十七卒惠文翰凡數十首

孫輔字國儀賁弟也以揚武校尉佐孫策平三郡策討丹楊七縣使輔西屯歷陽以拒袁術并招誘餘民鳩合遺散又從策討陵陽生得祖郎等

江表傳曰策旣平定江東逐袁胤袁術深怨策乃陰遣間使齎印綬與丹楊宗帥陵陽祖郎等使激動山越大合衆圖共攻策策自率將士討郎生獲之策謂郎曰爾昔襲擊孤斫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莫恐怖郎叩頭謝罪卽破械賜衣服署門下賊曹及軍還郎與太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其爲榮

策西襲廬江太守劉勲輔隨從身先士卒有功策立輔爲廬陵太守撫定屬城分置長吏遷平南將軍假節領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聞事覺權幽繫之

典略曰輔恐權不能保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人以告權乃還僞若不知與張昭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邪何爲呼他人輔云無是權因投書與昭

昭示輔輔慙無辭乃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置東
數歲卒子典昭偉昕皆歷列位

孫翊字叔弼權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太守朱治舉孝廉
司空辟

典略曰翊名儼性似策策臨卒張昭等謂策當以兵屬儼
而策呼權佩以印綬

建安八年以偏將軍領丹楊太守時年二十後卒爲左右邊
鴻所殺鴻亦卽誅

吳歷載翊妻徐節行宜與媯覽等事相次故列於後孫韶
傳中

子松爲射聲校尉都鄉侯

吳錄曰松善與人交輕財好施鎮巴丘數咨陸遜以得失

嘗有小過遜面責松松意色不平遜觀其少釋謂曰君
聽不以其鄙數見訪及是以承來意進盡言便變色何也
松笑曰屬亦自忿行事有此豈有望邪

黃龍二年卒蜀丞相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旣受東朝厚遇依
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爲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
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

孫匡字季佐翊弟也舉孝廉茂才未試用卒時年二十餘

江表傳曰曹休出洞口呂範率軍禦之時匡爲定武中郎
將遣範令放火烧損茅芒以乏軍用範卽啓送匡還吳權
別其族爲丁氏禁固終身 臣松之案本傳曰匡未試用
卒時年二十餘而江表傳云呂範在洞口匡爲定武中郎
將旣爲定武非爲未試用且孫堅以初平二年卒洞口之

役在黃初三年堅卒至此合三十一年匡時若尚在本傳
不得云卒時年二十餘也此蓋權別生弟朗江表傳誤以
爲匡也朗之名位見三朝錄及虞喜志林也

子泰曹氏之甥也爲長水校尉嘉禾三年從權圍新城中流
矢死泰子秀爲前將軍夏口督秀公室至親握兵在外皓意
不能平建衡二年皓遣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獵先是民間
僉言秀當見圖而定遠獵秀遂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奔
晉晉以秀爲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封會稽公

江表傳曰皓大怒追改秀姓曰厲 干寶晉紀曰秀在晉
朝初聞皓降羣臣畢賀秀稱疾不與南向流涕曰昔討逆
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
此爲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朝廷美之晉諸公贊曰吳平

降爲伏波將軍開府如故永寧中卒追贈驃騎開府子儉
字仲節給事中

孫韶字公禮伯父河字伯海本姓俞氏亦吳人也孫策愛之
賜姓爲孫列之屬籍

吳書曰河堅族子也出後姑俞氏後復姓爲孫河質性忠
直訥言敏行有氣幹能服勤少從堅征討常爲前驅後領
左右兵典知內事待以腹心之任又從策平定吳會從權
討李術術破拜威寇中郎將領廬江太守

後爲將軍屯京城初孫權殺吳郡太守盛憲

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稍遷
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高
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融憂其不免禍乃與曹

公書曰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
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
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
不能救則相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譚士依
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
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
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今之少年喜謗前輩
或能譏平皮柄反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民所
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
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
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

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
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使郭隗倒
縣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
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有云者欲公崇篤斯
義也因表不悉由是徵爲騎都尉制命未至果爲權所害
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

憲故孝廉馮覽戴員亡匿山中孫翊爲丹楊皆禮致之覽爲
大都督督兵員爲郡丞及翊遇害河馳赴宛陵責怒覽員以
不能全權令使奸變得施二人議曰伯海與將軍踈遠而責
我乃耳討虜若來吾屬無遺矣遂殺河使人北迎揚州刺史
劉馥令住歷陽以丹陽應之會翊帳下徐元孫高傳嬰等殺

覽員

覽員

覽員

覽員

覽員

覽員

萬曆二十四年刊
吳歷曰媯覽戴員親近邊洪等數為翊所困常欲叛逆因
吳主出征遂其奸計時諸縣令長並會見翊翊以妻徐氏
頗曉卜翊入語徐吾明日欲為長吏作主人卿試卜之徐
言卦不能佳可須異日翊以長吏來久宜速遣乃大請賓
客翊出入常持刀爾時有酒色空手送客洪從後斫翊郡
中擾亂無救翊者遂為洪所殺迸走入山徐氏購募追捕
中宿乃得覽員歸罪殺洪諸將皆知覽員所為而力不能
討覽入居軍府中悉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恐
逆之見害乃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時月垂竟覽聽
須祭畢徐潛使所親信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傅嬰等說覽
已虜略婢妾今又欲見偏所以外許之者欲安其意以免
禍耳欲立微計願二君哀救高嬰涕泣答言受府君恩遇

所以不卽死難者以死無益欲思惟事計未立未敢
啓夫人耳今日之事實夙夜所懷也乃密呼翊時者
二十餘人以徐意語之共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
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更於他室安施幃帳言笑歡
悅示無戚容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覘視無復疑意徐
呼高嬰與諸婢羅住戶內使人報覽說已除凶卽吉惟府
君勅命覽盛意入徐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便大呼二君可
起高嬰俱出共得殺覽餘人卽就外殺員夫人乃還縗經
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以為神異吳主續至悉族
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為牙門其餘皆加賜金帛殊其門戶
韶年十七收河餘眾繕治京城起樓櫓脩器備以禦敵權聞
亂從椒丘還過定丹楊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營試攻驚之

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謹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喻乃止明日見詔甚器之卽拜丞烈校尉統河部曲食曲阿丹徒二縣自置長吏一如河舊後爲廣陵太守偏將軍權爲吳王遷揚威將軍封建德侯權稱尊號爲鎮北將軍詔爲邊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場遠斥候爲務先知動靜而爲之備故鮮有負敗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濱江屯候皆撤去遠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自權西征還都武昌詔不進見者十餘年權還建業乃得朝覲權問青徐諸屯要害遠近人馬衆寡魏將帥姓名盡具識之所問咸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權歡悅曰吾久不見公禮不圖進益乃爾加領幽州牧假節赤烏四年卒子飛嗣至右將軍 元楷武衛大將軍臨成侯代越爲京下督 弟異至領軍弟軍亦宗

正卿恢武陵太守天璽元年徵楷爲宮下鎮驃騎將軍初安賊施但等劫皓弟謙襲建業或白楷二端不卽赴討者皓數遣詰楷楷常惶怖而卒被召遂將妻子親兵數百人歸晉晉以爲車騎將軍封丹楊侯

晉諸公贊曰吳平降爲渡遼將軍永安元年卒 吳錄曰楷處事嚴整不如孫秀而人間知名過也 孫相字叔武河之子也

吳書曰河有四子長助曲阿長次誼海鹽長並早卒次相儀容端正器懷聰朗博學彊記能論義應對權常稱爲宗室顏淵擢爲武衛都尉從討關羽於華容誘羽餘黨得五千入牛馬器械甚衆

年二十五拜安東中郎將與陸遜共拒劉備備軍衆甚盛彌

山盈谷相投刀奮命與遜戮力備遂敗走相斬上堯道截其
徑要備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歎曰吾昔初至京城相尚
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此也相以功拜建武將軍封丹徒侯下
督牛渚作橫江塢會卒

吳書曰相弟峻字叔英性度恢弘才經文武爲定武中郎
將屯戍薄落赤烏十三年卒長子建襲爵平虜將軍少子
慎鎮南將軍慎子永字顯世 文士傳曰丞好學有文章
作螢火賦行於世爲黃門侍郎與顧榮俱爲侍臣歸命世
內侍多得罪尤惟榮丞獨獲全常使二人記事丞答顧
乃下詔曰自今已後用侍郎皆當如今宗室丞顧榮疇
吳平赴洛爲范陽涿令甚有稱績永安中陸機爲成都王
大都督請丞爲司馬與機俱被害

評曰夫親親恩義古今之常宗子維城詩人所稱況此諸孫
或贊興初基或鎮據邊垂克堪厥任不忝其榮者乎故詳著
云

萬曆二十四年

萬曆丙申三月初一日

夢禎

宗室傳第六 吳書

國志五十一

